

三水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

制誥

奏疏

記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藝固不朽之盛業也馬遷傳屈賈相如之倫皆  
選錄其文賦班氏漢書鄭氏通志止有其目而不  
具其書或繁或簡均爲得體肆地靈人傑舊志所  
載奏疏條議記序詩賦皆卓有可觀今爲增選新  
編亦求有當於體例而已母靡文以妨要母庸音  
以足曲始足以信今而傳後若浮而麗輕而泛雖  
襲陳元之左氏竊士燮之尙書奚取哉志藝文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一

敕諭陝西道監察御史鄧則良

洪武十四年

敕曰御史之職國之權衡係焉蓋妍媸鑑別本之素衷  
作事謀爲不隨依附得臣若此朕實賴之以振綱紀  
今考得鄧則良材猷練達幹局恢宏實堪是任授爾  
陝西道監察御史錫之勅命曰爾其攬轡供職盡忠  
報國論烈不畏強禦補贊務益朝廷尙盟乃心堅乃  
骨拾遺補袞繩糾愆遺以廣啟沃之美朕將止輦以  
從爾其欽哉

諭祭原任南京禮部尙書何維栢

萬曆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皇帝遣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李蘊

諭祭原任南京禮部尙書何維栢謚端恪曰惟爾資性直亮行履清修蚤擢秀于賢科爰稽英于秘館臺端抗疏獨先治世之憂嶺表投閒雅抱幽人之節粵聳再起更踐兩都執法平刑凜風裁之歷茂貳銓典禮屬眷倚之方殷迨返初衣屢騰薦牘冀修容臺之黼黻永作朝宇之儀型胡天不憖隕我老成用是錫之

諭祭以示朕思賢念舊之意爾靈有知尙其歆服

諭祭原任南京禮部尙書何維栢之墓

萬曆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皇帝遣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李蘊

諭祭原任南京禮部尙書何維栢謚端恪之墓曰惟爾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二

矢志忠貞禔身清白仕不期于苟合學知慕于古人朝望鄉評始終歸允倏聞淪沒深軫朕懷宅兆載營式霈卹典爾靈不昧尙克欽承

勅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維栢祖父何方并祖母黃

氏

隆慶元年

勅曰士有篤行好修而不顯於世者其遺謀緒業恒發於其子孫故國家馳榮巨僚必上逮厥祖所以重本始而光潛德也爾何方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維栢之祖父躬有善行爲世逸民務義敦倫道可孚于邦族累仁積德慶永垂于後昆爰有聞孫蔚爲時望

躋中丞之峻秩揚先德之餘休遡厥祥源敷之異渥  
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祇服茂  
恩益昌來允

勅曰世德之茂宜于子孫則恩數之推及于祖妣其施  
彌遠其報彌崇此朕所以尊禮大臣之義也爾黃氏  
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維栢之祖母也能順以巽  
克儉而勤委祉儲祥昌于再世爾孫薦躋華膺振其  
家聲追厥重闡宜承慶渥是用贈爾爲淑人懿靈有  
知欽承無斁

勅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維栢父何應初暨前母陸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三

氏 隆慶二年

勅曰朕建儲敷慶凡我臣庶咸有寵綏其親而况總朕  
風紀表率羣僚可無優渥之典遂其顯揚之志哉爾  
封文林郎浙江道御史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  
何應初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維栢之父禔身忠  
孝秉志端良有仁人利物之心孚于邦國知忠臣報  
君之義率其嗣人維朕執法之名僚實爾亢宗之令  
子嘉爾貽穀卑以褒綸是用加贈爾爲通議大夫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垂令名于不朽歆渥典之方來  
勅曰婦能相其夫以樹身之義翼子之謀而不與偕老

乃沒世之後賢嗣出焉其遺休啟祚之功胡可沒也  
國有茂恩及于前母非是義歟爾贈恭人陸氏乃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何維柏之前母毓瑞德門作嬪良  
士休有華問乃不永年然爾夫克以身教厥子爲國  
家忠良之臣則亦爾陰助而豫成之也追厥祥源宜  
申愍卹是用贈爾爲淑人永貽身後之名尙迓鼎來  
之貺

勅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維柏母馮氏

隆慶二年

勅曰親之望子必以貴子之願親必以壽兼而有之爲  
難維吾巨僚獲有壽母出盡在公之節入奉起居之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四

歡固人情之所樂嘉者也敷恩錫命朕曷敢忘爾封  
太恭人馮氏乃都察院左副使御史何維柏之母天  
篤純懿躬載孝慈在貴而勞有敬姜之德以忠爲孝  
有滂母之風今爾子薦陟于中丞爾方優游於壽履  
可謂賢母之報矣是用加封爾爲太淑人祇荷寵章  
永綏祿養

諭祭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應初暨淑人馮氏

隆慶三年

皇帝遣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黎德克

諭祭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應初暨室封  
太淑人馮氏曰維爾秀鍾海嶽行賁邱園循理修身

植德裕後迨儷中閨之淑克生熙世之賢爲子良臣  
實爾令子誠存體國節著服官昔持斧而効權奸直  
聲載茂頃賜環而肅臺紀風望攸隆時論旣歸疇咨  
方切顧嚴惟之丕式實本於義方而慈訓之無愆功  
尤深于鞠育雖沐馳榮之錫宜躋駢壽之休胡相繼  
以淪亡遂特頒乎追卹爰陳俎豆用煥泉扃惟爾有  
知尙同歆服

敕諭整飭威清兵備分巡安平道兼轄廣西泗城雲南  
霑永等州按察司副使陳開泰

崇正六年四月初六日

敕諭貴州按察司副使陳開泰今特命爾整飭威清等

處兵備分巡安平道就于安莊衛駐劄不時來往提  
督威清等衛所兼制泗城霑永等州地方操練軍馬  
修理城池墩臺關堡繕造軍器撫卹軍民仍兼管屯  
田問理詞訟遇有苗獠讐殺依俗處斷盜賊生發相  
機撲滅禁治軍職土流官吏人等不許生事剝削虐  
害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  
悉心幹理普安霸陽守備等官俱聽爾節制爾聽巡  
撫官節制所有官員如有貪殘不職怠玩壞事應拿  
問者徑自拿問應奏者具奏定奪其分管地方照  
依該部議奏事理施行再照近日部覆科議清屯田

以贍軍餉一應操種事宜加意料理蚤期底績爾爲  
憲臣須持廉秉公精勤職務毋得怠政悞事自取罪  
愆爾其慎之慎之故諭

敕諭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署雲南清吏司郎

中事陳開泰妻譚氏封宜人

崇正二年

敕曰朕方與廷臣議安攘要務莫先積儲而留都民曹  
關天下根本非得亮節鴻猷之士深心而熟計之財  
用未可興也爾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陳開泰  
清操迥邵遠識洞周雍館著華時飄蘭蕙之靄西臺  
執法獨高獬廌之聲介已謝於一塵量可容於數輩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六

旣晉司農之署益宣裕餉之猷櫛沐風雨而不辭肅  
清雀鼠以無耗濟時需用可令但在翱翔投大視材  
爰當專以函荷茲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  
命今天下吏治日偷國用日詘思所以振裘挈領者  
而卒莫得其要也子大夫久於民部務有成籌以無  
負任使至意卽關中之轉遵斯道也尙厥茲圖用光

典訓

敕曰論士行者高素絲之節程婦功者先樂縞之風良  
以維閨之範有助官箴也爾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  
郎中陳開泰妻封宜人譚氏清心玉暎淑質蘭芬子

夜篝燈力贊伊晤之業丁年曳縞手龜絲泉之功爾夫節勵羔羊夙著五紵於南國以爾勤思豹霧能堅一志於北門洊晉官階益彰全譽是用覃恩加封爾爲宜人爰增翟佩之榮益佐鷄鳴之警

敕贈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署雲南清吏司郎中事陳開泰父仕經母吳氏 崇正二年

敕曰夫士服官展采秩彌晉則澤彌隆要必有所濬之猶百川澎湃而下非海若孰施於不匱則先榮宜由也爾原贈奉直大夫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陳仕經乃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開泰之父襟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七

懷峻朗志業超恢窮二酉之藏非嘲魚蠹享千秋之技寧厭龍屠鄉閭誼重於彥方孝友聲高於曾閔讀義田記踟躕欲逮於生平咏桂玉篇慷慨式開於后嗣廉聞計部清白之有自來秩晉正郎追報其斯不替是用加贈爾爲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式懋明靈益昭潛德

敕曰賢母於子和丸晝荻以外尤有無窮之心焉既有圖報之日已負飲捲之痛此非屢貺明綸曷彰幽則爾贈太宜人吳氏乃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陳開泰之母孕自閨門歸於哲彥篋厚粧而善下謝華

綺以同貧百體姑之所歡抽簪可應一體夫之所欲  
雜佩以將誠保薰蒸徽柔旁洽幾幾玉子於皇路忽  
忽從逝以仙都在昔旣寵嘉之於今轉增昇焉是用  
加贈爾爲太宜人再命方新九原可起

敕封南京江西監察御史李希孔并妻明氏繼妻董氏

泰昌元年

敕曰昔人稱御史比之權衡繩墨蓋水平而邪者取道  
焉鏡別而醜者呈形焉世局得於靜觀議論勿隨依  
附有臣若此朕且賴以振綱紀矣爾南京江西道監  
察御史李希孔器幹清凝識才宣亮一經拜第五字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八

擢英潤色皇謨本元舒之文學迴翔禁秘貴武子之  
俊才爰自薇垣晉登柏署爾其論列不畏強禦補贊  
務益朝廷題橐肅僚當紛紜而獨持其大埋輪展采  
秉憲度而不吐其剛且止興謠有休嗣覲茲以覃恩  
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語云內其祿外其身古諫  
臣補闕君前至願與龍逢比于同寧有身名慮也爾  
行且攬轡留京矣尙盟乃心堅乃骨日繩糾愆違以  
廣啟沃之美朕將止輦從爾往哉爾諧

敕曰語云維絲伊緡蓋綸不合則不可以釣德不配則  
不可以家乃豸角岳岳我佩不歌其無盡然念動也



爾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李希孔妻贈孺人明氏靜  
合圖言道契型範密操家棟不言鹽米之煩潔庀賓  
筵無怠遵豆之敬續膏以襄丙夜脫珥而佐西藏將  
翺將翔已愜弋加之願遺珪遺佩遂成封覆之悲茲  
用加贈爾爲孺人留彤史之蕙芳慰明綸於蒯菅  
敕曰諫官執簡交戟持斧方隅不遑問廷屏矣苟得儆  
夜視星之賢相與商人材而權政務君子謂之良朋  
爾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李希孔繼妻董氏鍾禮郝  
法桂馥蘭芳靜好而紹前徽儉勤以襄家政穆章克  
備免蕤孝佐陔蘭贈佩式惕履綦敬昭泚藻庭無嘻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九

譚室有肅雖眷子執法之賢實爾閨英所贊茲乃封  
爾爲孺人翟服被其光榮燕寢申夫儆戒

敕封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李希孔父原任柳州經歷

李大遇

泰昌元年

敕曰朕惟儒效之益於世毋問大用也卽一命一官得  
儒者緣飭其間就有高風遠致盛業可傳使沒世而  
後猶得摛離于不朽爾原任廣西柳州衛經歷司經  
歷贈徵仕郎中書舍人李大遇乃南京江西道監察  
御史李希孔之父才猷蔚練德聲含宏壯志屈於詩  
書餘才試諸法律爾其識文無害大小以情肯綮熟

嘗胸具征南武庫揚職惟謹膝抱令史文書代匱者  
三行德不數庭有懸魚之潔野多佩犢之風忽投轄  
以言歸理荒松徑肆傳經而啟後蜚譽蘭臺念爾未  
竟之猷特疏有赫之寵茲加贈爾爲文林郎南京江  
西道監察御史青箱之澤如在元嶠之賁洵申

敕封廣西橫州知梁允泗并妻方氏

天啟二年

制曰朕維詩書絃誦無非摹古以淑人而寬猛剛柔皆  
以能吏爲儒効故方州之任千里師帥非經術優長  
不與焉爾廣西南寧府橫州知州梁允泗學有本源  
材多駿韞早擅青氈絳帳於下國遂躋典樂教胄於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十

上庠當四方文行波靡之時正一人願治風動之想  
而爾獎率不勅訓誨有方欣茲首善以佐新何難荒  
陬而興化雙旌五馬知爲一路福星剖竹分符務究  
遠人渥澤是用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  
橫槎爲兩江襟會交廣劇衝土弁之叢穴旁窺薦饑  
之凋瘵未起所賴教思容保在守土之良崇陟顯褒  
有成熙之績將考厥成而嗣圖之爾其欽哉

制曰人臣宣勞於國必有佐仕於家古者葛覃儉勤而  
素絲起化良有以也爰嘉婉賢豈靳從貴爾廣西橫  
州知州梁允泗妻方氏出自名族夙秉女貞在貴不

驕宛然持服下車之始承先必愆恪矣盛筵湘綺之風迨夫子分魚佩於方州正室人戒鷄鳴于中間自公夙夜知無筦簞之晏安樂職中和想是琴瑟之靜好是用封爾爲宜人尙祇迓乎鴻休更慎修夫燕譽敕贈奉直大夫橫州知州梁允泗父梁鐸并母宜人譚氏

制曰砥行積學之士而名不出於鄉則必厚儲濬發於其子蓋火宿彌壯水瀦彌盛天之道也爾生員贈國子監助教梁鐸乃廣西南寧府橫州知州梁允泗之父善不近名學惟摹古是亦爲政孝友篤於家修遺

之以安經術勤於庭訓獎率人倫之有道表正鄉曲之彥方固將與萬石齊名豈但以五馬馳寵爰申再命特沛覃恩是用贈爾奉直大夫如子官延式穀以彌昌耀焄蒿而永懌

制曰猗蘭幽潔而國香仙李盤根而實茂人亦有之實可豆登國可服媚安得忘其報也爾譚氏乃廣西南寧府橫州知州梁允泗之母淑慎其儀柔嘉維則階隱早能挽鹿而家秉裕於勤儉課子無事和熊而義方得於慈煦修閨門之雍穆釀人世之吉祥洵教國起於教家非是母不能是子祿雖不逮榮實無窮是

用贈爾爲宜人龍章賁於立扁鸞采留於彤管

敕封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知縣梁燿書并妻游氏

崇正二年

敕曰朕思泰寧之理惟綏輯斯民是急故司牧之臣有

能厘卹民隱懋著勞勛者乃所深嘉焉爾浙江紹興

府諸暨縣知縣梁燿書學識宏深氣資朗茂擢自賢

書簡司名邑而爾律已嚴勤蒞民愷弟游刃而盤根

用解四履風清鳴琴而雅化以敷一同政浹幹濟之

聲蔚起汪醲之澤旁流茲以覃恩特授爾階文林郎

錫之敕命凡猷爲經始難成緒易而牧民者閱歷久

則於利病益悉爾今以業就之緒益加振刷其毋替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十三

初忱以膺後命

敕曰宰民者至絃歌之化蒸蒸浹於四履則其中間有

琴瑟靜好之助豈顧問哉爾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知

縣梁燿書之妻游氏誕貞名閼儷美儒英早嫻姆訓

承怙恃以無違旣惇婦儀奉舅姑而有則贊志鵬搏

著聲梱政民勩藉閨襄以茂懿名偕牧秩同頒茲以

覃恩特封爾爲孺人祇荷六珈之服益虔四德之惇

封贈原任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知縣梁槐并妻彭氏

崇正二年

年二

敕曰人臣宣勞民務殫精以綏懷黔首固當追崇其秩

矧子復闡光懿緒顧瞻堂構可緩推褒乎爾原任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知縣梁槐乃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知縣梁燿書之父士類儀標邦家良吏守嚴於已聿騰茹蘖之聲惠浹於民聊試烹鮮之手不意鴻猷未究于躬忽焉駿業繼興其後新勣方隆前徽重朗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祇荷焜煌之國典益昭赫奕之家聲

敕曰婦德不踰閭閻然夫振耀於前而子紹光於後則閭域之行豈不稱純備全昌哉爾彭氏乃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知縣梁燿書之母孝敬儉慈幽閒貞靜作三木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三

儋儷美鞠嗣垂休佐名俊以循良普澤閭閻勗哲孺而和允啟英闕閱養方將夫鼎釜感忽貽於楛菴茲以覃恩贈爾爲孺人赫恩初被于一朝渥澤滋培于後允

敕封福建漳州府漳平縣知縣李希孟

敕曰士之挾策而來也母問左右朕躬論商幃幄卽銜一命而出者莫不矢言報國而其要總歸愛民爾福建漳州府漳平縣知縣李希孟本先朝恩擢之英受南國蒼生之牧寬仁化暴潛消遊釜之魚愷悌宜人靜息駭輿之馬視蒸庶其如傷處衝繁而若暇初攄

經濟卽奏循良載道謳吟疊騰薦剡用是封爾爲文  
林郎錫之敕命念爾靖獻之忱特沛寵褒之澤

敕封光祿良醞署署丞周彥斌并妻蘇氏

敕曰光祿寺之設所以掌俎豆膳羞之事

宗廟朝廷之用必得其人乃克共濟爾光祿寺良醞署  
署丞周彥斌始由才諳擢任斯職歷年已久克慎且  
勤宜錫 寵恩以旌勞勩是用進爾階徵仕郎錫之  
敕命以爲爾榮爾其益盡乃心毋怠厥職欽哉

敕曰夫婦人倫之始故朝廷推恩臣下命必及之所以  
重風化厚恩意也爾光祿寺良醞署署丞周彥斌妻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十四

蘇氏克謹婦道以相其夫致能盡心於所職茲特封  
爾爲孺人服此榮恩永光閨闈

敕贈光祿寺良醞署署丞周彥斌父耿暨母梁氏

敕曰國家推恩臣下必及其親者所以重本而勸孝也

而何閒於存沒哉爾光祿寺良醞署署丞周彥斌父  
耿慶鍾厥子祿養乃違揆其所由宜隆卹典茲特贈  
爲徵仕郎光祿寺良醞署署丞九原有知服斯寵命  
敕曰朕惟羣臣之才者固本於父訓亦必資母德焉存

有褒沒有贈此國家之令典也爾光祿寺良醞署署  
丞周彥斌母梁氏有子能官而不逮養沂推所自宜

有寵褒茲特贈為孺人尙克欽承永賁幽壤

以上舊志

國朝

敕封廣西分巡右江兵備道陸蒼霖父斯仁母陳氏隆乾

五十年正月  
正月初一日

制曰夙夜宣勞事君資於事父雲霄布澤教孝卽以教

忠特賁絲綸用光闕閱爾陸斯仁乃廣西分巡右江

兵備道陸蒼霖之父操修淳篤矩範嚴明術在詩書

克慎趨庭之訓業恢堂構實開作室之模茲以覃恩

封爾為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錫天府之徽章殊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五

榮下逮際人倫之盛美茂典欽承祇服誥詞益勤勵

翼

制曰家聲昌大夙彰式穀之休壺教賢明不替樹護之

慕適逢上慶用錫殊榮爾陳氏乃廣西分巡右江兵

備道陸蒼霖之母敦習禮規恪循箴訓寢門治業著

恒德於貞心閨塾援經寓慈風於雅範茲以覃恩封

爾為恭人於戲恩能育子挺杞梓之良材善必稱親

被笄珈之茂寵祇承嘉獎益表芳儀

封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伯父母及本身妻室文不備

載

敕封山西汾州府臨縣知縣霍作明祖父紀初

制曰考績報循良之最用獎臣勞推恩溯積累之遺載揚祖澤爾霍紀初廼山西汾州府臨縣知縣霍作明之祖父錫光有慶樹德務滋嗣清白之芳聲澤留再世衍弓裘之令緒祐篤一堂茲以覃恩馳贈爾爲文林郎山西汾州府臨縣知縣錫之敕命於戲聿修念祖膺茂典而益勵新猷有穀貽孫發幽光而不彰潛德

敕贈山西汾州府臨縣知縣霍作明父汝桂

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敬之忱聿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制誥

六

隆褒獎爾霍汝桂乃山西汾州府臨縣知縣霍作明之父裊躬淳厚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穀乃宣猷之本澤堪啟後貽謀裕作牧之方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山西汾州府臨縣知縣錫之敕命於戲克承清白之風報茲嘉政用懋顯揚之志昭乃遺謨

敕贈羅定州東安縣教諭梁文勳父登魁母陸氏

制曰任使需才稱職志在官之美馳驅奏効報功膺錫類之仁爾梁登魁乃原任廣東羅定州東安縣教諭梁文勳之父雅尚素風長迎善氣弓冶克勤於庭訓箕裘丕裕夫家聲茲以覃恩馳贈爾爲修職郎廣東



羅定州東安縣教諭錫之救命於戲肇顯揚之盛事  
國典非私酌燕翼之深情臣心彌勵

制曰奉職無愆懋著勤勞之績致身有自宜酌鞠育之  
恩爾陸氏乃原任廣東羅定州東安縣教諭梁文勲  
之母淑範宜家令儀昌後早相夫而教子俾移孝以  
作忠茲以覃恩馳贈爾爲八品孺人於戲賁象服之  
端嚴誕膺鉅典錫龍章之渙汗用表榮施

國朝仕宦多膺

誥敕不能盡載今於各官階擇其封贈最先者恭錄數  
道以光卷帙餘止於封贈志內紀其封贈而已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七

上獻愚忠陳時務以備採擇以保治安疏

嘉靖二十

四年列  
陳有五

何維栢

一黜奸邪以警臣工竊惟相臣執法與國同體任  
用匪人則憑藉靈寵擅作威福植黨罔上懷奸誤  
國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天下治亂之機  
全繫於此臣謹按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謹  
身殿大學士嚴嵩陰險蠱毒貪鄙狼詐濫汗禮秩  
久騰物議忝竊宰執大拂輿情前後諸臣白簡之  
所摘數旣詳且悉然而尙玷元僚未遭顯斥任重  
而惡愈縱人畏而不敢言豈聖嚴明威故爲曲全

之者哉良由嵩之爲人巧佞變詐外弱而中奸言  
猾而行譎陛下得於接見覘其動趨勤給順承足  
託則量其不能爲惡故始而用之繼則信而任之  
又以大臣任重體尊未可輒以人言斥罷故委曲  
保全臣何敢不將順若以事無大關涉所惡在嵩  
而所憂無預社稷則臣亦當觀聽之而已但其所  
係害 深臣當言責義不容默夫宰執大臣臣  
姑存大體不必指摘細事直據大端自可備見其  
惡嵩自秉政以來藉寵而懷奸盜權而樹黨阿附  
汙合者援之以進用守正忤己者摘之而貶斥睚

眦之怨必報纖芥之讐必復無辜善類每被中傷  
牙爪腹心分居要路致使外而憑依小人挾勢而  
行貪內而附趨鄙夫濟惡以鼓禍恩市私門氣焰  
中外天下徒知畏嵩之奸黨而不知有朝廷之公  
法此其嫉賢害正作福作威懷奸蠹國嵩之罪大  
也前歲諸臣奉旨廟議嵩陰主邪說將以誣惑上  
聽傳之中外士論切齒仰賴聖聰明物察倫尊尊  
親親凜不敢犯其說遂寢及檢討郭某至京得其  
頤指遂從而倡其議太僕寺寺丞某又從而附和  
之幸聖主洞燭邪奸下旨云這典禮自有裁制再

有輕議奏擾的拿問重治欽此既奉明旨乃敢故違輒又陳奏及爲七廟解以進其詞有曰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火之近者天災豈無從始是何言也逆天悖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某小臣也廟制大典不許再議若非嵩陰主要結其中則某邪悖不道之言安敢以屢瀆再擾拿問聖旨尊嚴若非嵩維持庇護於上則郭某違旨罔上之罪何得以倖免跡某之情狀而嵩陰導諂逢之奸居然可見向非聖上明健中正洞察羣枉則嵩幾誤陛下於干倫敦典而天下後世以陛下爲何

如主嵩之悖逆欺罔之罪又大也原任副都御史某年老衰庸拜跪艱扶已不堪用嵩乃力而薦之陛下速之使來秩之貳卿而不任以事已洞見嵩之誑矣今任通政使某貪鄙小人罷黜已久乃潛投京師厚資寶鑽嵩納而奏之旣而薦而用之夫明廷取舍關世道之隆汙一時舉措係萬代之瞻仰嵩之欺罔引進匪人朋植私黨固鄙夫患得患失之心無所不至其如天下後世謂陛下聖明之主乃爲其誑惑豈不深可惜哉嵩之罪又大也跡嵩之所爲大抵嫉賢妬能如李林甫陰害忤己者

如盧杞藉權寵納 積如鄭注盤結近習如元宰  
詐悖儉毒如嵩之在廷臣工有一於此則宜亟在  
誅絕之科况身兼衆惡罪浮四凶豈可尙居弼丞  
之位臣踈遠孤臣與嵩絕無纖芥之嫌今首論其  
惡則禍且不測忍輕生以希繳奸之譽切謂自古  
奸權當政若察識不早必致悞國追鑑往事未嘗  
不痛恨於林甫諸人也目擊時憂心懷忠憤興言  
出涕不容自己望陛下俯諒臣心詳察臣言盡取  
前後諸臣論劾章疏參考其罪狀始末乾斷雷厲  
將嵩亟賜罷殛某責令致仕某斥逐某仍行法司  
之福也

上修兩朝實錄公論疏

天啟三年

御李希孔 邑人

奏爲國史非一家之書纂修非庇奸之具謹直折  
邪議以定兩朝實錄以存萬世公論事臣竊惟國  
家有一朝必有一朝之實錄實錄者何謂是是非  
非功功罪罪一錄其實而不得以私掩也夫惟其  
實也彼身爲不軌力可通神者雖幸漏網於生前  
而口誅筆伐猶難逃責於身後故曰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又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蓋惟存萬世之公故無敢輕有所假也今者神光兩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其實不能掩也不可掩也乃纂修將欲告竣而擁戴鄭氏接傳衣鉢者敢於翻騰筆舌遷變是非舉君父三十年憂危鬱迫之苦竟寘之若罔聞奸雄數十番睥睨攘竊之顯謀等之於風影天下忠臣義士之所隕首濺血而爭定大計者翻成大罪案若是則於實錄二字何居而亂臣賊子亦復何忌之與有臣爲此懼故不避兇鋒請得而直折之

夫昔鄭氏謀危國本而奸人之左祖之者莫彰著於三王並封之事而黨之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傑並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日並封未有旨輔臣 蓋先有密疏請也迨旨下禮

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杰王學會岳元聲顧允成于孔兼等拚死力爭又共責讓 於朝房於是

始知大義之不可違天下之不我予隨上疏檢舉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朝房不責讓將竝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貴之說且徐行焉定策國老之助誰出 右者而乃飾之云旋

順命旋引咎事遂以此止嗟嗟此可爲

諱乎

哉且當日

之語人曰王給事之遣悔否其辣

手棘心如此故爭國本諸臣稿項黃馘終

世

不再振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會阝王陵使之  
不見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臣而令  
齋志以沒乎

之罪蓋通於天矣臣所以折邪  
議者一也其次又莫彰著於張差闖宮之事而黨  
之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引王大臣貫高事  
爲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驀至  
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

置刃其袖而挾使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三

供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挺誰授之而誰使之  
乎貫高等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王敖故漢高得  
釋敖不問此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  
者比乎昔寬處之以惜體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  
實以戒後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  
以爲君父隱可也爲亂賊劉廷元姚宗文隱則何  
爲借君父爲逆賊護身符亂書史爲私家作人事  
有人心者如此乎臣之所以折邪議者二也至謂  
封后遺詔爭之易而傳之難明乎爭之非而傳之  
是矣則當日何不直將順此舉而又云輟以明家

法也輟之者爲家法則傳之者非家法傳之者爲從先志則輟之者爲逆先志此就其說已矛盾矣自古未有帝崩而立后者神祖英明天縱豈不辨此况肯抑情於臨御數十年之時而忽欲加號於彌留之後此不過貴妃私人謀假母后之尊以彌罪釁故稱遺詔以要必行耳在先帝固非中於女謁之進而就中焉知無迫脇之情奈何猶稱先志以重誣神祖而陰爲阿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臣之所以折邪議者三也先帝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當日在內視疾者烏可於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三

積勞積毀積虛之後投攻尅之劑羣議洶洶方蓄疑慮變之深奏值先帝升遐之遽而又聞有此下藥之事如何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題以逸其罰立意較有同異矣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臣之所以折邪議者四也先帝之繼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鼎湖再號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託宮禁深闕狐鼠實繁其於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先朝宮嬪萬世下謂是如何國體此等當

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宮移等之  
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  
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卽選侍久侍先帝生育公  
主諸臣未嘗不力請於皇上加之恩禮今皇上旣  
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冤抑而  
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臺臣霍鏌揚方盛所  
以慷慨而言也范濟世自謂背時嗟夫濟世非背  
時者也濟世以爲真見聞矣於先帝之憑几則見  
於皇上之出居慈慶宮則不見於選侍封妃則聞  
於選侍之欲封皇后則不聞文華殿之欲稟命李

娘娘則又不聞世有如是之言官乎藉曰畏王安  
乎世有畏權璫之吏掌科哉且濟世之入長安亦  
久矣何不言於初入朝之時而必於會議之日粧  
點罪案以爲矯殺王安者陰開一面是濟世所言  
者非背時乃正投時之極者耳臣之所以折邪議  
者五也雖然臣言猶有未盡者神祖與先帝所議  
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兼盡孝慈立極本無可以  
置喙卽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誼譁然惟有城社媒  
藥之奸卒不以易其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以見  
神祖之明聖與先帝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



諱若謂言及鄭氏之過便傷神祖之明則我朝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也何獨至于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寘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也以孔氏之刑書而借作私門之保障又何可訓也嗟嗟王之案亦幸而存者耳陸大受李倖張其庭輩則墓草宿矣生前三黜自甘沒後九原不作而擁戴寵妃謀危國本者猶得榮極其身賞延于世由此言之誰爲欲富貴人哉三代而下惟恐其不

好名而日以排陷孤忠則自親附劉朝之賊臣

郃輔忠等倡之矣輔忠以皇上帝吉祥日敢致不祥語以恐嚇臣恨之糾之敕令輔忠不能回話而別尋題目迎合劉朝用傾科臣毛士龍彼其所謂不屑好名者如此臣言及此不覺淚霑霑下而髮上指極知此言一出必有以爲迂且緩者然臣自知其非迂緩也以闢邪說以昭信史以褫奸諛之魄以示萬世之公端在此舉今史局宏開大道昭揭而坐視奸輩朋謀辨言亂義將令三綱夷九法斃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故敢披瀝

上聞一一逆破其說伏惟皇上裁奪將臣疏發下  
史館特敕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隱則繼述大  
孝軼於武周而世道人心良有賴矣臣下情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

奏請出客氏疏

李希孔

奏爲聖主之量宜擴言路之氣宜申謹具詞上陳  
乞賜垂覽以光聖德事竊惟自古致治之隆靡不  
以受言爲兢兢舜曰來禹汝亦昌言又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故士獻詩瞽獻典史獻  
書朦誦賧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無人不可言也

而其後尤特設立言官此何以故人情喜諛諱直  
而天下之爲諛者多爲直者少藉令寬而聽之或  
言或不言究且至於不言惟以言爲官是導之使  
言督之使不得不言言卽爲忠爲愛爲恪其不言  
卽爲非忠爲非愛爲瘵曠居是職者其誰敢爲苟  
容以干罪譴也者故言而當明主行之有補于君  
德有裨于治道國家收言之利言卽不當明主容  
之不獨納汙藏垢而且以鼓士氣開言路國家亦  
未嘗受言之害盛世以來無不然者我皇上冲齡  
嗣位公車之牘朝上夕報堯舜都俞之隆復再見

之邇者以奉聖夫人客氏一事諸臣有言仰激聖怒一摘再摘幾成抱蔓之悲竊念客氏之爲保姆十六七年想其夙夜忠勤必有大當於聖心者第三宮旣立淑女好逑琴瑟鐘鼓之樂業足以宜家人式四國聖上於此自應割情於客氏而客氏自處亦且可以出而出矣向聞傳旨待先帝襄事後客氏卽出宮中外臣庶無不舉手加額曰聖上之御客氏能以義自裁也如此能不爲情奪也如此此出宮之日筐篚焜煌珍奇粲爛而且金幣之豐養贍之侈種種破格又孰不曰聖上之特厚保姆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三

也如此情文兼至而定期不爽又能昭大信于天下也如此又孰不曰客氏小心勤慎能見重于聖上也如此客氏之知幾也如此客氏急流勇退剩有丈夫進禮退義之概也如此聖上之與客氏真能相與有成者矣胡然出不越宿輒復宣召或者當時侍御尙不覺其慙勤一去目前落落寔寔殆有難爲情者顧聖上之召還者情也情則一時之感一人之私可遏而不可遂者也臺省之苦言者制也制則傳之祖宗垂之子孫可遵而不可背者也諸臣一念芹曝沾沾媚茲豈料翻以觸怒乎今

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等皆相繼而降外矣上天雨露風雷無非致教聖上挫抑言官淵邃之衷嘿有玉成者寓焉誠非臣之所能窺測但念諸臣當其清夜草疏炯炯丹心惟知引君當道鬼神可泣金石可貫其言非以自爲所以爲君爲國也非以沽名所以盡職盡心也婚禮告成保姆出宮祖宗世守家法炳如日星則我皇上前此傳旨示以有定之期至日出宮毫無牽制之念亦豈非有見于祖制必不可違私情必不可繫嫌疑必不可不遠而宮闈必不可不肅也乎昔聞神宗以十齡踐祚

## 三水縣志

##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三

陳皇后當日移宮嫡母且然其何疑於他人至十五歲大婚李太后亦早移宮生母且然其何疑於保姆卽去年選侍亦必急急移宮而後聖上入居乾清禮之所以別嫌明微者此也其何疑于外人此一舉也關國體之爲尊爲褻繫君德之爲完爲玷億先帝諭皇上當爲堯舜臣謂皇上之于客氏循初念使之出宮卽是堯是舜循今日轉念復召入卽非堯非舜分念卽爲分途倍當嘿嘿體認擴而充之奈何遽讐言官一鳴輒斥也耶况今非無事之時人人無固志在在有危機終日求言以蕪

銷弭猶懼不及猶懼有挂梅福之冠歌紫芝而不  
來者庸可以婦寺而屢擯忠言乎儻諸臣因而懲  
吻將諛者不肯言懦者不敢言疎逃者不卽言負  
戇直者亦躊躕內惕而不盡言侵尋成風異時貽  
患恐不在言路而且在於宗社也兩京卿寺同聲  
而爭之南北臺省交口而諍之豈直爲諸臣之降  
罰計哉爲皇上計也亦爲奉聖夫人計也試思諸  
臣被遣客氏自心循省當必有愀然其不安者可  
以決矣伏乞皇上矜宥俛思輝朱欽相王心一等  
亟子賜環而于奉聖夫人裁之以義著令出宮將

堯舜之盛德成唐虞之治化臻而祖宗世守之懿  
制不自今而廢格振振繩繩之麟趾且自今而呈  
祥矣臣無任悚慄叩懇待命之至

上世宗肅皇帝升祔禮成奉慰表

何維椅

伏以神依九廟位躋祔享之安禮達三年時際雍  
熙之會典臻盛美孝極尊崇臣維椅稽首頓首上  
慰者竊惟世宗肅皇帝道冠三才功高八葉風行  
環海雲馭賓天改燧火於四時運璇儀於二轉雖  
以日而易月猶再期而告祥時屆禫除神當爰祔

茲蓋伏遇皇上孝思罔極哀至有加禮度合于幽  
明精誠動乎天地自俯馭萬幾之後益求端百行  
之先繼述彌光情文兼備几筵雖撤而哀戚之意  
未忘廟祀初嚴而神靈之序有屬稱宗垂統享血  
食於萬年承烈顯謨樹風聲於九域臣忝陪法從  
竊與駿奔仰見天顏未舒故知聖衷猶切臣愚謹  
按吉禮祥服旣除琴瑟在御雖終身之慕大孝有  
歸而一時之情過憂則溢伏望皇上準禮遵制豫  
色和衷勉安燕寢之居強進珍調之膳奠寧社稷  
纘先帝之鴻猷愛育蒸黎繼中興之駿業臣維椅  
無任懇切願望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

修學記

中丞黃衷南海人

三水縣置學且七年耳始主者弗虔於其事牟利  
而便簡缺者未備完者就圯君子謂窳吏之遺也  
病之已丑冬汪知縣克思禮上三日視學而嘆興  
廢振敝匪令曷責哉或曰工繁費浩奈何曰值視  
物工視力費視節民罔與知其庶幾爾矣于是梓  
者石者金者埏埴者塗墍采繪者負藝而待事于  
是禮宮窳窳門廡翼翼南面妥靈從食孔式而廟  
制斯稱於是倫堂翬如兩齋衛如射亭庖廩歸如

整如廨宇號舍內外截如師所其教士所其業而  
學制斯稱君子謂才吏之治也其殆可書矣夫春  
秋之法常事不書國朝以六事察守令而學校其  
首者不可謂常抑吾聞君子之學也近取諸身而  
遠取諸物是故敬居德者也器居業者也游焉息  
焉于斯者有繩直其內廉隅其外如彼作室者乎  
有昭昭不顯冥冥不惰如奔走在廟洋洋其上者  
乎咕嚙而習醜類以齊有脫凡近游高明者乎夫  
然而後師果所其教士果所其業若君子學道愛  
人之效一興學基之矣茲役也相其成也博士李  
鄜元樂併得書之

重修儒學記

李希孔

三水學宮與縣治俱設垂七十餘年萬歷丙申甫  
重修裔於茲蠱苒苒芽庚戌閔令公至心爲竊竊  
然下一籌而帑洗如無所出明年辛亥帑洗如故  
公矍然曰欲需公儲之防以贍是乎哉卽畢吾令  
篋濟者將蠱浸深費益非資亟治之於是特謁學  
白

先師奧主地而廡而 啟聖名宦鄉賢祠而箴亭而

明倫堂而齋舍周行循覽覆者或不能爲蔭仰之  
如渾天隙珠纍纍懸或則危如綴旒怖其墮楹若  
椽若壁或不能爲峙支吾而免否亦且多著瑕或  
溜浥文如縮如繪橢星諸門多敞不可捫或且化  
爲鳥有左右城平若諸周折趨蹌道非陷則嚙則  
不弦而鈎或硯礪不平行者不任魚貫雁行中規  
矩公太息傷焉俛與課物力鳩諸役誓之石必無  
需易泐者木必毋誨善液橐善蠹者敕磚瓦諱墾  
諱薛諱暴則良敕椽濡而土令糝令柔度之則登  
登削屢則馮馮而乙旋召使前申之五吾不而負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三

也吾讐而皆視常鬻直脂潤不淺猶然以濫應者  
乎孟青鼓吹至矣衆角崩唯唯旣趨吉恪將則庚  
檄貳丞章君爲植身恒到以屈羣力心恒到以屈  
羣策權輿于季春季秋而竣校藝程功悉奏其良  
尠楛者故是役也雖非盡革故而有如鼎新所費  
緡胥公奉入之羸與不腆之贖緩無與公儲李子  
日公殆循吏者乎哉昔文翁治蜀史所矜詡遣諸  
生詣京師受業齋遺博士修起學宮成都市如是  
耳似謂無竒而使夫成就椽樸之地彬彬焉酌允  
鑠而肴樂胥治行孰最班史葢衷之確者故特傳



其循公製錦之善何可更僕而以儷此於文翁出一轍余乃概公之循吏者論者當識其大矣或曰公仁壽產故成都地然則淵源文翁施于三水有繇哉有繇哉廣文梁君周君並吾師蒙夫子屬不敏碑其事敬署之如此公諱之聞號中孚登丁酉蜀榜

修學記

知縣蘇 崑 河南人

蓋聞哲王問道禮重三雍聖代右文制崇兩序學校之設由來尚矣

國家際鼎革之初嶺南歸版圖稍後維時鏖盾矛戟之相尋芻蕘糗糧之孔峙輓負力役之繁征驛騷無寧日而肆介廣肇韶三郡之衝苦且獨倍之握篆振鐸者未嘗乏惟軍工是急遑計斯文坐致興賢育才俎豆絃誦之區駸駸乎鞠爲茂林豐草轡弓牧馬之場矣都人士心盡傷之余下車謁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三

聖廟則見傾頹已甚土木方興詢而知爲廣文陳先生當余未至之先毅然以修復自任但窘於用而需以時卽未克底厥績焉因喟然曰斯固令尹責也可使陳君獨爲君子哉爰稽邑例有修殿之祭金前人緩視之任積逋弗問乃爲具牒請於上憲

得報可殫力催徵照數歲之額盡給費猶不敷更  
倡捐勸助以襄盛舉踰年而告成功顧茲役予則  
終之陳君實始之曷敢竊人之善以爲善乎功旣  
成將壽諸貞珉余雖不文不可不有以紀之紀之  
義何居蓋欲邑之令分案牘之勞以講學課藝施  
教而善養也欲邑之師念臯比之尊以裊躬作人  
表建而影隨也欲邑之縉紳先生維風敦俗以啟  
迪後人而有所矜式也欲邑之弟子員景行仰止  
以輝映前徽而罔俾專美也豈徒美哉輪美哉與  
侈觀丹楹綉棟之新所冀曰俊士曰造士快覩銀  
紀之

修學記

靈壽知縣 周夢龍 邑人

國家慎簡賢良以爲邑令謂其與民最親也而士則  
爲四民之首故自古迄今稱吏治之隆者罔不以  
振興學校茂育人才爲上理而普惠嘉師遞及焉  
三水學宮設自嘉靖五年迄今甫百有餘載而屢  
修屢圯屢圯屢修者何蓋以地當孔道變亂相尋  
兵戈蹂躪勢使然也 國朝以來前令蘇公與司  
鐸陳師始行修葺會未逾年吳寇變亂又復廢圯

延垂十餘載鞠爲茂草矣康熙癸亥邑侯王公諱  
永名膺

簡命蒞斯邑甫下車謁 聖廟環顧蕭然荒殘剝落  
慨然太息曰學校綦蕪令之責也遂毅然以爲已  
任與學師陳諱聰吳諱充閩商權圖度首倡捐助  
復馳帙于邑之薦紳子衿咸協力共勦厥績而兵  
燹之後饑饉薦臻捐題者十僅一二耳侯復顧學  
師曰第勉圖之子惟力是視于是隨捐隨修自堂  
奧暨廊廡暨門楹次第營葺爲塗暨爲丹甍爲藻  
繪衆美備舉又于學宮之左鼎建義學三進宏廠

屹峙延師訓誨子弟蓋閱歷兩朞工作連綿尙未  
艾也乙丑龍承嘉惠領子弟讀書義學中昕夕所  
見前此滅沒黯淡者今則輪哉奐哉矣前此傾欹  
欲墜者今則翼如翬如矣前此狼戾支吾者今則  
聳然截然矣固未嘗不喟然感嘆侯之樂捐不倦  
功力宏鉅與學師之任勞董事均大有造于肆邑  
也自茲以往澤宮森森俎豆肅肅絃誦蒸蒸人文  
蔚蔚是侯之賜也愚不佞敢不颺言以銘不朽  
創建學東翼舍記

教諭 鄭廷樾 澄海人

不佞待罪肆庠無能昭宣道教鼓吹文明竊念

聖域賢關之地昔人所重不敢不旣厥心焉丙子冬計偕北行諸人士相送棉水西臨岐與語曰不佞兩載羶席幸邀惠當事者叫呼竭蹶爲宮牆完葺少効若職所未滿志者惟有東偏左翼空曠與西偏舊翼舍一條不稱右強左弱形家所忌況在本庠生旺文明之方乎不佞壯心未灰遭途方直此行徒自苦耳若剪綴重至定當邀惠主者爲諸人士補綴此一事越戊寅春不佞覲歸肄席已半載矣臨安高吉生邑尊以新任至至卽梭訪地方利病首重學務稔知本學師儒資贍絕少躊躇者久之緣籌酌地方事宜條其應先舉行者五款申達諸上臺皆得報可而置田贍學實居其一蓋將旁訪民田出鬻者捐價值買以存學也于是不佞進曰買田則必有稅有稅則必有戶其在學事必費調停且亦何遽有田可買也因悉東偏空曠狀及師儒屬望情本曰此百世利賴矣邑尊則欣然許諾曰吾責也吾責也吾捐若貲補益翼舍振起東壁之勢而以其年租爲師儒月課燈油贍稱兩便矣又何田爲况今多事之際修理歲辦盡扣充餉而年分其租以豫學宮書院時葺之需亦可使職

此者無襟肘窘也遂具間諸上臺諸上臺各獎勵  
有加亦可見諸上臺之垂念肆庠者爲殷切矣夫  
肆庠蕭索屬望之情蓋已有年何幸而今日得垂  
念于諸上臺哉邀惠于邑尊而得垂念于諸上臺  
固不佞一言之投而實諸人士鬱勃待興蹶厥生  
之候也是役也既不科歛取濟又無贖鍰可貲庀  
材鳩工皆出邑尊俸餘凡爲翼舍三十間卽于是  
冬落成旣成宜有記以存久遠時併奉憲令修復  
射圃亭牆同斯竣事皆邑尊所哀貲也不佞素苦  
力不從心今此慶幸遭逢得酬夙願不容嘿嘿敢  
公鉅筆云

建正學書院記

知縣鄭一玫福建人

序述其事而僭紀之若夫黼黻章施則尙俟諸名  
三水據羊城上游滙牂牁滇江之水形勝甲兩粵  
邇來人文聿興橫經鼓篋庠序不能容余與學博  
謝君復申何君鰲山偕邑中紳士商權於學宮西  
偏隙地建立書院捐俸百金以倡而學博暨同城  
文武紳衿樂勦其成經始於康熙乙未八月朔日  
越丙申五月初七日告厥成功棟宇軒爽規模闕  
壯前堂祀周張程朱諸夫子後堂師生講肄藏修

有室庖馩有所顏曰正學書院卜吉釋菜於先賢禮畢進諸生而告之曰吾儒之學考諸孔孟周程張朱之書而可見矣自正學不明老佛之徒各創異說以鼓惑人心高者遁於元虛卑者悖於名教蓋彼之學非吾儒之學也吾儒之學其道仁義禮智其事禮樂刑政其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文易書詩春秋三禮大中至正通達易行蓋所謂正學也反是則邪說誣民耳我

皇上天縱睿智孜孜好學表章四書六經濂洛關閩之書蓋以正學風勵天下也士生斯時欣覩昌明之運可不爭自濯磨研究力行上副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三

朝廷之德意耶余學問淺陋未達性命之微生平所聞於經傳者硜硜恪守不敢入於異端竊可藉以相告夫不知正學者非其人之過無師友以開導之也知之而弗爲爲之而作輟則志氣不立不可造道義之門也又有謂講習爲支離以靜悟爲宗旨致虛守寂與程朱之學牴牾者陽儒陰釋謂之禪學至於學爲詞章以希世要名博取富貴而爲己之學無聞焉則俗學而已二者清濁高下雖殊均爲聖賢所不取諸君尙其知所擇哉

重修縣署記

知縣王于宣

四川人

天子以民社之責寄之邑令既勞其心必有以安其身與其家故聽政退思有堂有室其創也奉廷議資民力因而葺之則一出于官未嘗以爲身家之故避而不講也夫君曰體臣民曰事上此其義豈有公私哉前人成之非僅以自安也而後之人亦享其成分受其安此其心又豈有彼此乎予以甲辰初夏承乏三水入其邑見其所爲聽政之堂壁立數椽不蔽風雨而重門廊廡淪於邱墟無一存者戶以內榛莽翳然止遺大小廢舍十八閒蝕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三

柱頽垣枝梧於漏天折地之上嗟夫縣署雖經兵燹然新舊代有例修歲有額修公帑具見開除何以繕完無狀也乙巳春邑父老僉謀重建予以時拙不可舉羸欲暫飄搖以處也乃士民環請不已集議樂建大堂一區顏以作新爲具瞻渙令所餘皆捐貲俸自任之外而丙曹隸舍廊宇翼然譙樓屹峙次第畢舉覆規門內築室三楹題曰崑都政署時因甘澍應禱堂開喜雨迤入建退食處霜露追遠爰立移孝堂又春臺爲一署主星旋卽故址復而新之臺後構屋三楹最後繕室五間名以歌

薰義有在也移土地祠于西偏厥位孔良受成事也左建思樹軒軒外爲水道內爲寢室三層後厨房二向東有官地數畝舊爲丞署久侵闌闐今清之歸爲署圃右側建庫房二書屋三層小舍七繚以週垣築而崇之始乙巳二月至戊申四月竣工凡爲堂者三臺一軒一祠一爲室廬庖廐之屬四十有二一切鳩工庀材皆發平價以市匠役日給銀米不問民間漑塗壁畫功成而予力已殫矣抑吏之患莫大乎以私廢公公私之辨視其意之所發故有名公而實私者雖軍國亦私有名私而實公者雖身家亦公夫王者以天下爲家爲吏者以所治之地爲家然後無傳舍其官之咎故自一命以上皆有以安其身與其家所謂恤其私而致公之理出焉蓋昔之人委於後之人使今之人復委於後之人則其勢益壞其費益大民之力益詘予之不自恤其力所以恤民之力不自諱於安其身與其家亦所以安後之人之身與其家也嗚呼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此大同之風而時可見之小康之後子卽此一事以終自勵後之君子幸交相勉毋使有



道仁人起江河日下之嘆哉

縣堂題名記

知縣鄭孔道

福建人

三水縣邑治創于皇明嘉靖之丙戌城以南以西分自肇之高要凡十七里城以東以北分自廣之南海凡三十六里時建斯議者蓋以往來絡繹夫役匪供或有弗率之徒竊發于山海之間始設邑而理治之然途當兩廣之衝諸水之合告匱報警不時而至當道恒有隱憂所賴歷官茲土者悉心經畫而吾民畧得小康迥然爲嶺表最迄甲子余承乏是任取所刻志書閱之作而思曰夫郡邑必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聖

有豐碑鉅碣題序姓名鱗次鷺列于其上以垂不朽者舊制也乃不自揣命工擇石採摘事蹟備而而鐫之首縣尹次佐貳次典幕辨其異也無先後無尊卑無成敗無畧統其同也攷履歷詳歲月覈籍貫有疑則闕之志其實也茲碑也其義不旣周乎雖然猶有說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從之不善改之至於作春秋則美惡不嫌同詞其鑑戒自昭是碑之立豈徒其名美哉蓋將使邑之人曰某也撫我某也虐我瞭然無所逃於是非之公斷任是職者亦指而思之曰某也善吾從

而則焉某也不善吾從而戒焉孰不滌慮飭躬以求無媿乃職哉余幼以春秋爲學者也謹竊取遺意錄於座右時時觀省庶自得師焉耳且與同志者共勗之云

重修學宮照牆及前塘記

翰林鄭際泰

三水學宮與縣治竝建在明嘉靖之五年其規模宏遠內外軒豁未嘗有照牆也自是以還人文蔚起如尙書何公太史林公御史李公副使陳公中憲梁公後先輝映自嘉靖以至隆萬三水大有人焉此時學亦未有照牆也天啟四年邑侯陳公爲

泮於宮內遂以官外之塘其形長直爲照牆以壓之橫十餘丈揆之形勢是爲木星意亦以蓄地脈耶何以設是牆後科甲之盛不及于前也學中之士往往以此爲言欲改而新之更欲填前塘之半以成方沼而工力之繁財用之費無所出也惟于蒞茲邑者屬望而請焉或曰予自有所急者何暇于此或曰予不敏俟之來者或又曰此人才重地予宜任之而非朝夕之故也二三子姑待焉日月流邁世代變更其學宮之照牆如故前塘如故科甲之不及前者亦如故誰復過而問焉良可慨已

龍巖虛舟公諱孜子族姓也卓于文行少舉于鄉復精于諸家地理之書閩中名士鮮出其右者康熙四十五年承

天子命蒞三水甫下車禮

先師周巡覺宮與諸生接語卽以其風水爲任無待于請旣數月邑之政事大小就理越明年丁亥公偕司鐸謝君諱式南者修

文廟卽去臨水照墻遷近櫺星之門變其長闊峭然中立揆之形勢是爲金星前塘長直併時捐俸填而築之使成方正凡學中之景象至是煥然一新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聖

于是三水之士益自濯磨瞬息之間雲蒸霞蔚龍變蛟騰明年戊子賓興于鄉歌鹿鳴者四人矣又明年己丑會試禮部上南宮者更有人矣百年間清淑鬱積之氣發越光昌一旦至于斯也視未有照墻時不更盛哉而非賢父師鼓舞振興舉從前難舉之事則科甲之應其能捷于影響致多如是耶吾是以嘆公之功夫久安長治之計非徒奉公守法遂以云忠也今公加意學校賢才叠興他日

黼黻

皇猷或調燮于內或宣力于外則天下學校又皆于公

稱慶矣獨三水哉爰爲之記

捐助倉穀記

知縣高其昌

嘗攷隆古上治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閭閻黎庶亦莫不畝被野棲家給人足含鼓以飫太平餘庠雖有水旱災荒不能沴之豈非積貯爲天下大命而亦救時亟需耶第古今異制并畝與兼併異業故在上世則有三年九年之蓄在後世則必資義倉社倉之儲前人成法具存惟司牧者實心爲地方圖之耳昌以謏材承乏茲土無他謬巧粉飾治行以博民譽而惻怛隱情不欲自匿以故講求養恬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四

之方次第舉行猶鯁鯁然謀常平存積之備于長久以少裨惠鮮之萬一焉誠以當此之時聖明宵旰靡寧封境多震鄰之恐而徵餉輸糧迫於焦釜斯民殫皮毛以給公家之供應孔道繁劇疲敝滿目窮簷僅存片骨如是而或天行人事適然災變又何恃以免于途僵溝瘠之痛耶睠懷及此則廣儲穀以善後者不能旦夕稽也乃考諸縣倉止有奉憲貯穀千石策運連糧此外未有先事而圖者昌因毅然割俸易穀百石爲急公倡而喜共事諸賢具有同心學之師長亦割清俸通邑紳衿士庶

皆翕然慕義不難解囊交助焉綜其數約近六百石且卽爲畫地構庾于社倉間悉登貯之以防燥濕之患而備賑恤之資是舉也昌責重民瘼無竒足紀而一時尙義急公之雅不容湮沒不傳也旣顏其庾曰義倉仍勒不文之辭登之石以垂諸久後之賢者加意而踵事焉則所關民命國脈詎小哉倘曰浚脂以獵美鬻聲以塗治則昌之削羨輕緩一粒一薪絕不敢過索苟取以重煩地方者清夜可盟而道路有口若果名實不符則一官傳舍又何爲是沾沾以貽柳榆乎事屬創而成於公因錄之以記歲月姓氏云

修行臺記

知縣王永名  
三韓人

三水劇邑也地當二廣之衝上溯滇江端峽下接仙城都會節使郵傳風檣鷁首往還殆無虛日令茲土者宵其衣旰其食星而往星而還每懼奔命弗給而民力之疲困可知矣先哲霍文敏謂十年之後民不堪命信哉斯言乎邑里許達江渚舊制于河旁建行臺以爲督撫監司郡伯駐臨讌會之所自兵燹頻仍蹂躪不知凡幾而昔之行臺者覓之荒蕪斷梗中矣余奉命來蒞茲土每于送

往迎來之頃顧瞻廢圯嘆息久之勵志修復欲請  
于上而公帑莫措欲問之下而民力奚堪不已出  
橐餘竭微緩委典史單世彰鳩工庀材若梓者石  
者藻繪者咸服厥事而堂廡而門楹而亭構悉備  
完葺前臨大江後瞰洿池采句錯繡薰風披拂凡  
三閱月而落成時值督撫兩臺監司郡侯以公  
事適至艤舟登覽咸稱曰便而憲使蔣公遂顏  
其堂曰朝宗不遠余假以謬承曠格光寵逾望  
是不可不有以記之然余又聞之故老自昔全盛  
時行臺左右民居稠密煙火數里夙稱阜康乃于  
皇圖鞏固億萬斯年不朽矣余亦與有榮焉

重修行臺記

蘇 峒

三水之爲邑也其地衝而瘠其人困而頑胥隸惰  
媮鮮或用命豪右習貫相率爲奸遠者猛虎負隅  
鞭長莫及近者陽鱗甘餌綸弱難投官于茲土誠  
憂憂乎其難之而所尤難者則北達雄關西連端  
水南下仙城郵傳而鷁首無停力役而貽背弗免  
送往迎來小民汗揮成雨忘食廢寢長吏腰折望

塵當紉置初距郭里許建行臺臨於江渚爲諸大人公讞讌會之所車騎日馳冠裳雲集定南山之判開北海之樽皆于是乎在矣鼎革以來故宮離黍遺址僅存歲次辛亥余捧檄董斯役捐貲以襄厥成焉蓋自臺之廢也每令民誅茅編竹爲行幄以理公事事畢撤去不勝其煩今而後一勞永逸省工力而肅觀瞻將見崑峰蜚黛浮石迴波紫氣鬱葱德星輝映庶幾川原生色于邑有光云爾臺成勒數言于石以志之非敢鋪張夸大自炫厥功也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七

青雲橋記

殿撰

倫文敘

南海人

南海廣州首邑也邑之境曰胥江前臨通津後枕崇阜以達山谷事耕鑿商販爲業廬舍殆萬計俗厚力完實南海奧壤而他方莫與京也比羅豐湖劫奪之擾震疊憂灼生業隳廢遂有蕭條落寞之漸矧不惟胥江而已宏治乙丑僉憲吳公奉璽書董廣韶諸郡兵政念黎元之墊於荼毒而莫之救藥乃白督府疏上徵勁兵數萬爲雍獮計迄冬十二月亂流斯得胥民大荷息肩安枕之賜將營文勒石以永公德公曰毋吾猶煦汝基汝尋行部至

胥立堡伍併市集除道途隄堰度華山寺之隙規  
爲社學寺前實胥通衢而橫阻水澤往來迂道孔  
艱公爲惻然喻父老曰是不可發而橋耶侍次官  
霍雲昇輩首倡義鄉曲不旬日得白金十有五鎰  
爲伐石鳩工之費而義官張寧浮圖覺定左右惟  
力曾未逾年虹舒雲構宛若天成咸詣軍府請曰  
自兇悖之未殄也浚澤爲塹阻塹爲柵以自固而  
猶不免揭篋擔囊之患今則跨水爲橋坦若平康  
雖捆籠載途而罔或覘覲是果疇之所至耶宜倣  
陳公隄故事以命橋名斯彰明德於不朽也公曰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四

噫殲寇宜民祿食之職奚庸茲爲惟若胥民實繁  
且碩然猶擯于武鄉文理之列者步月登雲之士  
尙淪伏于草莽焉耳今若子弟晨入社學于橋焉  
往迨暮而退于橋焉返盍以青雲爲名若曰往返  
斯橋者皆青雲之士然庶克激發其嚮往之志於  
不能自己也衆忭嬉而退謀鑄珉以詔後祀謁予  
記其詳夫指榮名以誘進後生匪公之志也母亦  
就人情而牖之歟使能由是上達而何害其爲善  
教哉且青雲薄於九霄非頓翮可覬繫乎所養非  
隱園池秬稻梁可能鹵莽故必雄文傑藻玉錯貝



朋貫耀乎文藝之場而後凌雲之翮始得激載籍  
芳潤撫子史百家華腴內深枯羽鏃礪之功外殫  
螺負舟藏之助而後園池稻梁之養始具苟有一  
或遺而遽欲軒翥其不爲搶枋控地之歸也幾希  
凡爾胥產其尙富園池養稻梁致六翮舒張以爲  
青雲之階可也惡可落落無聞以孤名公莫大之  
德意乎公名廷舉字獻臣廣右蒼梧人登丁未進  
士第宦業所被罔不得理而經也張民之的尤宏  
拔振邁區區猗猗未足爲公重也所當奉以爲重  
而不敢忽焉者其惟胥人乎其惟胥人乎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吳

胥江武當行宮記

知縣朱端明福建人

國家設官以弼治禮神以翊化二者相須不可偏  
廢三水爲南海高要舊治地僻而習曠宏治末年  
正德初載撫按三司二次聞于朝有征執訛獲醜  
久之始定嘉靖五年始立縣治諸祠廟盡廢胥江  
真武廟巍然獨留官匪私于神神之功義不可泯  
考諸祀典神實北方武宿護國佑民楚武當最爲  
著衍之天下莫不通祀胥江之廟枕于華山岡阜  
雄峙方池清瑩江流橫亘其前秀傑之氣若散漫  
弗收而茲地適覽其槩故神之靈亦視他處獨顯

闢邪扶正祈禱響應功德甚盛一鄉之民敬瞻戀慕有如所生每歲三月初間謁誠疇報禮盛樂和遠方至者萬計禮稱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勲與造化相流通固當萬世祀也廟始于宋嘉定年間元再新我朝又新嘉靖又新鄉保正歐陽生姜雍等恐歲久無以祀神烈請予記之予忝牧茲士陰隲之功不能無賴於神固不當辭乃爲之書廟鄰華山寺前人已立爲書院舊有田爲鄉民侵耕予請諸上司復田歸僧爲歲時祝聖天子壽及鄉民習禮講法之所於義亦不當廢因併記之

修城隍廟記

鄭孔道

恭惟我皇明龍飛江甸混一區宇乃崇祀城隍之神大封天下府州縣爲王公侯伯以配所在山川之祀凡官於其土者始至必刑牲載誓而後就列嗣此則月有謁歲有饗無或厭斃者豈徒以徼福冥冥而求利其身哉國依於民民仰於神惟神時降厥庥以庇于民民安則神斯顯神與民本一理幽與明本二道聖人能通幽明之故立廟以祀神者乃所以爲民也三水邑新創于嘉靖之五年其城隍故未有封號然威靈赫奕以佑此下民作善

者予之以福作惡者予之以殃間有不平之事悉詣神而心頓釋焉非有功于民爲甚大乎廟制日久值颶風大作屋宇頽圯殆盡余始蒞任遵制欲齋於廟中左右進曰是無息所矣余曰嘻是何言也神民之主也而可至是也于是捐俸數十金經始而新之暨邑父老聞而好義者不令而集成出資有差及拔其尤數人董其事庀工市材取石於山陶瓦于郊鼎立廟堂堂前有亭一東西有齋所二有廡房六中一座稱後有扁一題曰千古威靈其傍有厨庫二外立總門一塗暨丹雘洗裝神像

綵塑左右六司與夫鐘鼓之屬靡不備焉計肇工及告成不數月勿亟而辦其神之有感而然乎抑亦吾民之樂於赴工而然乎於戲民之赴工民之義也至於代天粒民神之司也三水之土瘠而食土之毛者不能別事經營惟桑蔗禾黍緝衽耕耨是務水多則潦漲所產之利恒沒爲魚鱉之區旱多則土燥而生意遂息雖有上農力本之勤亦無所用斯盜賊之繁皆繇於衣食之歉也今神之廟已新矣爲之禦災爲之捍患使境內黔黎無至失所孰任其責歟况旱乾水溢則變置法典具存若

而神者慎無以杳冥莫測而漫不加意也乎雖然  
神其可盡委耶傳曰鬼神無常依惟德是依俾爲  
是邑之官者恒懷天鑒在茲之念兢兢業業以圖  
稱職不怠不荒不虐不侮無總于貨寶反觀於我  
而無疾則德政成矣神其舍之乎苟徒自私自利  
以便身圖勿論民怨朝萃夕積囂囂然四境無樂  
生之心雖欲牲牲肥腍享祀豐潔神其格之乎夫  
神民之主而官尤爲神之主民之望也弗行其德  
則弗卹其民弗卹其民則弗庇其神弗庇於神則  
獲罪於天矣豈能以一人肆於民上而不懼且殆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五

哉余不敏素不能文茲因父老之請也不獲辭乃  
備述祀神之意與夫格神之道錄之以志歲月云

重修城隍廟記

蘇 嶠

秦漢以來取輿地而郡縣之在在有神與守令分  
治陰陽相助爲理而封號不一明初以城隍稱名  
始正敕諸路咸廟祀之甚盛典也嘉靖中粵東當  
事議割南海高要兩邑幅幘之遼闊者設三水縣  
得請于朝一切皆循制建立而神廟剋焉維時草  
昧經營規模狹隘百餘年間雖繼起重修者不乏  
大抵因陋就簡未嘗改觀嗣值鼎革之秋兵燹頻

仍室廬蕩然民無寧止遑問及神廟乎已酉之冬  
余奉

命蒞茲土至之日緣例謁神則見梁棟俱圯風雨漂  
搖神且與露處弗異怵怵於中輒思所以修葺之  
奈邑當孔道折腰奔走鞅掌簿書有志而久未逮  
也洎辛亥春余乃決意勉力期新廟貌以妥神靈  
詢謀僉同倡捐董率爰鳩工庀材越歲而樂觀厥  
成凡正殿之壁兩廡之墻昔僅堊土版築今盡爲  
陶甃甃石以易之拓其階除鞏其前墉華其坊額  
而神暨曹官隸卒諸像俱煥然一新余因欲紀其  
事而有以告神也神與令幽明之形勢固殊隱顯  
之政化如一自今以往神其默相余於冥冥之中  
保障此四郊撫綏此百姓神式憑余以告無罪於  
天余仰賴神以告無罪于

天子神匪尸位而光秩宗余免素餐而徼奏最詎不休  
哉是役也始於辛亥年三月至壬子年十一月落  
成計所用余自捐銀二百兩邑之僚屬紳士里民  
共助銀二百餘兩並勒姓氏于貞珉以垂不朽

遷建漢壽亭侯廟記

知縣 陳原道 廣西人

三水縣治浹於前凡八十春秋有奇邑城南門其

左闌爲漢壽亭侯廟廟震向而歙甚歲久浸且圯無能妥侯之靈甲辰余謬縮邑符徧謁諸祠廟爲我侯實恫然者久之乃鳩諸耆民選勝爲遷計得善地肆武亭北隅山勢峻嶒林木蒼翳平田映其左雉堞障其右海若南頃滙西北巨浸而遶其前四顧峰巒若象若牙若冠若筆若旗鼓貢竒逞幻不一而足風飄霧楫昕夕共潮流還遑余撫掌曰地無勝於此矣於是課物力程經費檀施不足則余區畫佐之經始於乙巳之四月凡匝基而告厥成最中爲寢殿侯主之縮兩尋而羸衡倍三之一

接檐而軒不盈十笏者四東西設竦欄便遊人凭頰兩楹爲香積爲茶寮爲客榻爲方丈布級南下左右爲金寶焚爐再縱爲堂修廣準之寢又縱西南垂盡乃署楔表之其背寢爲罽罍則昇元像厝焉最北竹間爲臺凡數尺上爲大節亭中鏤侯像爲宋馬遠名筆此則新廟之大凡也先是廟貌成將顏我侯之像欲覓土于三江水湄值地主茂才郭冠倫以事之羊城侯示之夢曰歸乎縣檄至矣歸廬而使至後先不爽毫釐都人爭詫爲大異事未幾有宵人夜祈箋于侯前語不法忽風墮門幹

中賊背幾死其他靈異種種大都類是夫以我侯  
精英萬古一日余春秋耀吾甲士邀侯之靈賈侯  
之勇一當百十當千其以固吾圍乎猶未也艷侯  
者曰萬人之敵曰國士之風夫兩言則有間矣如  
徒以暗啞叱咤豎髮裂眦斷犀舉鼎爲我侯雄稱  
無敵則于國士之義何居故余之多侯不於侯之  
力而于侯之心何以故則以浮氣易逞而貞心難  
滅也夫我侯誦法春秋尊王討賊一念皦烈無豐  
無倪天地鑑焉鬼神福焉故曰兵莫憐于志而鎔  
鄒爲下余願以侯教闔邑使闔邑人士人人心侯  
之心將何之不可者又寧唯是修封疆耀甲兵爲  
一時觀美已耶不然吾人有侯吾自失之喪吾存  
而謬以存侯雖入而目侯猶之乎胥也履侯之堂  
及侯之門猶之乎遠千里隔萬山也又安取余之  
嗛舊仍也者而作之是爲記

笑天巖改創禪院記

王永名

蓋聞佛居天竺香檀以爲國金色以爲界其于塵  
寰區宇若萬不相當也然而天下名山勝境多集  
叢林如普陀聳島大士所居峨嵋標漢普賢是宅  
此何以稱焉是蓋天之所造曇花貝葦南天未必

無佛國也肄邑之東山行六七里有笑天巖者芙蓉插天龍涎沸地百尺流泉飛花噴雪一勝槩也先是里人構菴召沙門住持于此而都人士亦往往遊走涵咏其處厥來舊矣予旣蒞任之明年政事稍暇從一二奚童策騎行村落中問民疾苦至則憇息其下佳木繁陰藹蔥鬱顧而樂之坐而忘返而緇流嚟嚟乃以佛殿湫隘爲請予曰肄之北嶺有仙果園花木鮮妍臺榭掩映若隱若現似幻似真斯爲靈妙豈必事形勝之鑿鑿哉伊復請之不已予又捐百緡畀僧一汝董事改創禪院於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五

巖山之麓構珠宮塑佛像莊嚴妙麗金碧熒煌與巖之蜚藹轟翠相輝媚庶幾山靈不以寂寞笑人也或曰虔修寶刹所以祝釐頌聖福國庇民也寧止事遊咏之粲粲乎余亦以爲然故記之

修竈岡堤記

永安教諭鄧國賓邑人

粵自神禹治洪水底績于是水利之政興焉水鄉之民隄防尤爲切要識治體留心民瘼者修治當如拯溺耳邑之舊三水里竈岡村計田數十萬畝民居稱是國賦攸存然介乎西北二江之間春夏潦水泛溢居民惟藉隄防以自固隄防歲久頽圯



民乃魚鱉于是相率以告于賢父母陶公公矍然曰是民患最大予其遑自暇逸乃冒風日躬履其地爲之經費均力章示畫一俾巡簡王麟董其事周匝培築視舊址高數尺厚稱之勞心焦思凡數閱月始就緒蓋公視百姓溺猶已溺之是以如是其急也旣成魚鱉之民將遂寧謐樂利於無疆者民陸聰等輩不敢倍德伐石豎碑顏其端曰陶公隄屬國寶爲之記國寶曰貌天地難盡其大繪河海難盡其深公之功德詎止是哉夫自封建廢其郡縣元元之命寄于守令國賓歸田適遇賢父母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五

宰下邑政務寬和勤卹民隱尤拳拳於節愛闔邑之民咸賴甦息國賓亦獲遂田里斯皆賢令之造且賓嘗聞部使之旁邑見其令必誠之曰汝爲官但法三水陶則可矣歲當入覲民懼公之將行也先期擁衆赴監司請留者至再其功德可紀詎止是哉雖然不舉一端曷會全體昔西門豹爲鄴命作十二渠灌田民因富足陳堯佐守滑州河決作長堤民無水患至今照耀史冊今日陶公之堤將與二公齊美先後國賓不佞姑紀其實異日國史邑乘有所稽焉此固其一端也

鼎修大路圍圩竇記

瓊州府教授 彭懋淳 邑人

大路峽圍西接漓江潯柳北接滇陽中接懷集寧會衆流滙合于三水之滄江直達大路圍因是大路河防受三面之敵一遇春夏霪潦湖泮沿渠嚙崖撼坂居民晝夜戒嚴余考往事大路圩岸修築于元至正元年其實一設于小灣一設于大路入我朝洪熙元年乙巳陸月拾捌小灣竇壞遂廢之宏治十四年辛酉七月初二大路竇潰頭溪何氏修復萬歷十四年丙戌七月二十五九水岡基決時早禾已登民未甚困至三十一年癸卯竇雖無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美

患衆見仄隘難消鎮南平田五頂三都之水建議畧加高闊革故鼎新陸少荷董其事迄今崇正十四年辛巳五月三十蛟蜃煽殃基竇衝潰一瀉百里蕩廬沒稼淹延白上下清塘等都波及南順二邑早晚赤地不毛四野荒涼堪流賈生之涕是歲仲夏豫章羅侯來蒞三水甫旬卽值水災奉諸上臺命亟僉舉圩總修築不憚夙興往還程督更親勘崩竇所在進入堅實泥土具報諸上臺得允陳牲告祭庀材鳩工一循曩日規制深九丈九尺高九尺九寸濶如之木石堅厚擘畫停妥視昔加倍

肇工于辛巳九月粗竣于壬午三月共計費貳千有奇甫報訖狂潦薦至賸春涉秋增卑培薄日靡寧晷諸上臺洞悉其艱難也先是制臺沈公按臺仰公實心破格爲民各助銀壹百兩左藩姜公躬臨決口助銀叁拾兩又發粟賑被灾貧者本府太守嚴公助銀二十兩同兩臺藩伯諄諄勿亟精神注切耆耄歌詠南海朱侯助銀三十兩蓋以三水南海基圍輔車相倚屢次親臨大路用意良厚侯事有專責前後助銀四十九兩又搜帑羨壹百五十二兩申給仍請發倉谷壹千石半以濟貧民半

以補春耕之不足并請於司十八里緩徵三都停徵至今夏稔始開而火耗毫釐盡革復捐俸薪銀建廟二座丹堊塑神鑄鐵柱鐵犀牛以斷蛟驅崇呵護堤竇爲千百年不拔之計餘照田稅科歛若干皆屬圩總手侯分毫無與焉夫以修圍之役致經諸上臺動念軫恤而我侯廣諸上臺德意蒿目策腹孜孜是務百姓之垣廬侯代諸上臺障之矣百姓之穀粟侯代諸上臺予之矣今廬茨如鱗畦畛如汪夏秋兩度禾苗垂穎桑麻鋪棊居然一樂土也余喜厥功告成扶杖往觀乃進父老而告之

曰今日基竇伊誰力哉民情從來可與樂成難與  
慮始使侯非仗諸上臺假以便宜功亦胡由而臻  
厥成每晤侯歸功諸上臺不去口子甚善之衆父  
咎曰基圍永利固諸上臺提命之力我侯善體任  
勞竇侯之力也而朱侯從中贊襄功又何可泯耶  
當茲潦盡堤堅合鐫石以紀其事庶垂之永久卽  
操觚屬余余敢爲臚列用垂不朽沈公諱猶龍南  
直華亭人丙辰進士柳公諱寅東四川梓潼籍徽  
州人辛未科進士姜公諱一洪餘姚人丙辰進士  
嚴公諱起恒北直真定籍浙江山陰人辛未進士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六

朱侯諱光熙浙江會稽人甲戌進士羅侯諱儀則  
江西南昌人庚辰特賜進士

清塘陸氏祠堂記

羅欽順

泰和人

高要陸先生汝爲旣謝靈璧教事而歸率其族人  
創建祠堂以祀其始遷之祖文鎮府君蓋以義起  
者也陸氏世居其邑之大路里宋季之亂府君始  
避地來清塘親其外家鄧氏闢土作室以居有子  
三人子有子美子平亂甫定孟季各徙居他所已  
而皆乏考居清塘者惟仲氏歷年久而族益蕃府  
君之墓在大路里之蛇洲岡其存時嘗籍腴田二

百四十餘畝屬諸墓俾歲收其租入以供祭祀其子孫相與世守之至今歲一修墓祭以爲常初未有議及祠堂者先生謂禮嚴報本有如府君功德子孫蓋百世賴之祭之其可不以禮家無祠而墓於祭如禮何私族於謀議以克合而祠堂乃於是乎建焉寶宏治辛酉冬也堂六楹間有門有序其制高廠宏深旣成相與定議歲以清明前一日當執祠事者夙往謁墓剪荆棘祀后土而歸明日乃奉牲醴就堂中行事族有大事則亦於此而祭告焉昭穆有倫賓贊有位獻酬有度登降有容補前

人之所未及爲貽後人之所不敢廢斯祠之建誠可謂合於義矣先生欲記其本末以示久遠以欽順嘗有科場之舊乃遠致書幣俾其從弟太學生制來屬筆焉顧雖不文而誼弗獲辭也惟府君當流離屯厄之時乃能開子孫百世之業其功德之所被者遠則其永享子孫之祭也禮亦宜之然祭必於祠堂乃爲得禮之正自非先生以明德爲之倡族人以順德贊其成又何以及此此其所以爲可書也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凡爲府君之後人者尙亦加之意焉誠有以薦其馨香必將昭受

夫明賜其感應流通之妙蓋不出乎日用之間豈必祭之日而後受其福哉先生倘以斯言爲然請刻諸石而立之祠下以爲記

平南碑

翰林林承芳邑人

萬歷十七年己丑兩廣督府右司馬劉公上言海南寇弗靖蓋曰皇帝垂衣十有七年統馭八荒肅清方夏萬里無烽煙之警六師罷張皇之勞威靈所被罔不臣妾惟是海南越在大荒嘉隆間逋寇李茂陳德樂爲亂嘯聚海濤犯厲郡國至於今陽撫陰叛包藏禍心實以當年嶺南屬有羅旁之役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空

縣官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士大夫於原野稍從撫議茂等不知朝廷不死之恩愈背逆不軌招納四方亡命據巢以爲原飭修艤櫓闢入禁地困撓公私官軍歲被殺傷甚衆有司欲南向行其意則貫弓反嚮故良民內懈怠輟耕而隕心臣繼文蚤暮私憂宜誅討之日久矣皇帝下本兵覆乃手詔公曰蠢茲醜類敢作不靖滅此惟汝職惟女不二心之臣尙弼予以成厥功公稽首受詔於是以是年二月檄總兵官都督李君棟渡海誓師檄副使孫君秉陽協總兵官急擊勿失當是時賊首

蔡克成方用茂陰計襲破清蘭焚掠商船戰艦攻逼文昌城危於累卵公既得賊謀立斬之乃急召副使黃君時雨盡發營卒護以中軍崇惟績詣都督軍又檄叅政徐君應奎僉事許君國瓚督雷廉諸軍翼之公乃禡纛蒼梧如五羊以便調度惟時右布政程君拱宸則屬之軍與毋乏執備副使趙君善政則屬之簡精銳授都司邵君曾和將而往代怯虜者按察使徐君用檢則實惟紀功策既集又申令軍中嚴警道路內外奸萌其毋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有輸軍機於盜與輸粟者罪死所不奉

誠令惟將軍捕治之於是三月二日合南北舟師進擊是日鯨波稍動乘風直抵清蘭遇賊方舟以待諸軍衝鋒大戰自午至申衝沉賊舟焚溺者無算遂大破賊于清蘭港口賊郤退保餘舟潛遁時南風大發公料賊潰必亡走閩或走夷爲國養患檄安南海東諸路屯戍以備之賊果引而復并于吳川收遺刃聚殘鏃與官軍爲難公又檄叅政熊君惟學并軍而至與戰諸裨將材官胡紹宗沈茂陳策陳震李棟甘霖等分道迎擊遣帳前官奉尚方授節三道馳往一由廣海督南頭諸軍以進

一由海南督遊擊軍南攻一由吳川督津諸軍從中擊出二十日遂與賊相望于碇州洋諸軍又衝鋒大戰自辰至午督戰益急又大破賊生擒魁渠奏捷轅門下其餘釁鼓染鐔者蓋以千百計海南悉平班師日海南士女無不舉手加額頌督府奇功者督府則上言臣奉將天子明威賴一二文武將吏矢心協力共襄厥功臣則何功之有皇帝曰一二大臣能釋我南顧憂實惟女司馬司馬其加俸一級錫之白金文綺及文武將吏有差是舉也直指蔡君夢說先發之直指黃君正色以代至行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畝

郡經畧督府蓋分猷共濟焉副使王君民順知府周君希賢林君民止同知李君維岳通判劉君世懋推官傅君國才知縣莫君特英訓導林君立皆著保障功左布政張君大忠則以條畫佐善後無遺謀矣不佞承芳適予假將毋南還幸觀厥成卽不知兵願借燕然片石爲公表于南海屬左布政張君按察使徐君委治筆札敢不辭而爲之銘銘曰天眷有德實惟大明威加九有振其天聲周視荒裔窮廬劍騎卉服髮首屈膝交臂蠢茲逋孽釀禍一荒疇日異類洵我封疆嗟爾逋孽匪我不告



如蠱螫人寧息其毒據巢阻壘南海之湄駕言來  
歸豈不我欺罪梯利藪如厭如飫憑陵城社係累  
士女帝命出師司馬承之誰曰窮兵爾荼如飴惟  
我藩臬惟我直指殫厥忠猷于綱于紀司馬禡江  
秉鉞煌煌人祇響附雲鳥發祥載實我車載誓我  
旅載烽載燧不我遑處皚皚甲士矯矯虎臣元戎  
將之肅如神人樓船擊渡輕艤競發飛矢劃濤山  
排海渟旣賊與逢殺氣晝蒙殲厥醜類執其渠兇  
公曰反旆壺漿塞途念昔喪亂公來其蘇父老有  
言謀亦不遲百世豐功五旬在事權流十道露布  
世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奎

咸京帝曰俞哉越水其清誰其成之實惟司馬載  
錫之光爰及其下司馬稽首敢不拜揚臣功何有  
帝治則光戢戈發矢建茲隆碣史氏銘之欽于世

義田記

林承芳

萬歷壬午予遊燕齊蓋歷五載云五載間蒯侯尙  
在乎顧所爲把臂而談延頸而交者則必如古所  
稱齊魯慷慨之夫燕趙悲歌之士也一切富厚齷  
齷流蓋未嘗一納履焉以故予少交於人人亦未  
嘗識予也甲申冬薛峯先生從五羊躡躡來過從

清濟予以梓里相識焉先生儒者哉儒言儒衣儒  
貌稍稍觀其眉宇心疑之疑無當於是已而令人  
窺先生先生時時喜咕嗶爲文予索而讀之噫嘻  
異哉先生固年踰壯乎其文之濯濯若斯新也  
於是止先生令兒萬年執經師焉予遂與先生晨  
夕先生敦行而好施貌古而心夷歲時具酒漿召  
里中人爲故里懽卽倒筭不顧也一日談其家義  
田事予意以必家仕有祿者及問其所從來則曰  
某自少補邑弟子員時以日廩恤貧助塋後以餘  
積謀諸族人而置義田若干畝始吾行之三十餘

年殯祭老疾蓋有賴焉予聞而悚然義之願爲先  
生作記先生數避席不敢當予時亦應博士業未  
暇居二年爲丙戌春予與先生偕入長安無何予  
濫竽史局先生亦有麗水司訓之命且行予又謂  
曰向而所稱義田終記之耶先生又數避席稱不  
敢當然深惶惶子若孫懼其遂佚而弗傳也予遂  
記曰大小殊形窮通殊迹今古殊遇亦旣不齊矣  
然不曰小可以爲大窮可以兼達今可以侔古乎  
則其心同也語曰徑尺之鯉志在禹門何者鱗鬣  
具也昔范文正公歸姑蘇有絹三千疋盡散其宗

族親戚曰我自少而長長而仕親戚故人爲我助喜又爲義庄焉誼至高及考文正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嗟夫使文正當年奇不遇竟以巖壑老死卽有誼奚施先生爲諸生時汲汲賙貧恤苦之義與文正何異其可措置僅僅若是使其得時而駕予烏量其所止哉夫然後知先生慷慨而儒者也惟先生儒故無扼腕悲歌之態非與先生晨夕幾失先生矣

李開仁壽坊記

知縣閔之聞人

今天子令崇虞夏尙齒之禮詔告天下凡民七十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七

以上者賜爵一級九十以上者許郡國建百歲坊以示褒異恩至渥也東粵俗質而淳山林隱逸者碩之儔史不絕書三水其衝也西引鬱水東接扶胥氣蔚而秀仙人郭璞南遊占望實經于此余不佞叨宰斯邑日進多士而諮詢之求故老之德而壽者願致表揚屬藩司移文篤行斯典於是邑之里老暨諸生咸舉故冠帶鄉飲賓李開以應攷諸開邑之望族也系出柱下史生平養恬守樸樂善好施于天倫尤篤事父母至孝撫諸從咸俾成立其貧不能婚葬者輒捐資助之斤斤詩禮是訓其

義田書田祭田貽燕之方靡不周悉諸子慎率嚴  
誨或列名仕籍或觀光上國諸孫矯矯咸蜚聲譽  
序開享年九十有八老而彌康視聽不衰有先民  
之風不佞稽之再三果核遂具以請而府而藩臬  
莫不報可乃以甲寅春三月之吉建立坊表而大  
方伯喬公親題其額曰仁壽坊取仁者壽意也而  
春臺壽域所該彌廣矣不佞竊用欣躍邑有耆碩  
安知非習五千言者流雖不及躬迎紫氣以有所  
授受幸而遺風未泯當路奉天子意訪而旌之而  
不佞適逢其盛其于觀風庶幾無忝請相與慇懃

其事而邑縉紳師儒里老咸樂贈助遂以本年九  
月落成遠近觀者嘖嘖嘆賞曰開古君子也素不  
求名達今得揚芬身後如此善以勸儉以倡是舉  
也所關風勵豈其微哉同時從化張封公諱繼光  
亦以百歲建坊表諸通衢與李氏坊遙相輝映張  
封公以子貴封中憲李君之德不遜張公而子姓  
聯翩方挾扶搖之翮以遊于空冥有如天子問李  
耳之後誰最深道德者無如開世率其訓拓而光  
之無如開之子若孫天語寵揚可必也已旣勒之  
貞珉用垂不朽且繫之歌歌曰於赫仙裔分著于

東粵守雌履誠兮抱茲幽節享有百年兮庶幾前  
哲邑宰咨賢兮宣于藩臬式乃高閣兮爰崇棹楔  
大德必昌兮孫枝挺揭立懦廉頑兮永餘芳烈

東圃記

蘇 崑

邑署東隙地數畝蕪穢不治惟存三老容飽歷風  
霜盤根錯節龍鱗班剝虬枝蜿蜒更有木棉兩株  
方春花盛開時燦若丹霞耀映牆外而羣峰遙矗  
黛色浮天左顧雁墘峻嶒森竦卓立予偶過而樂  
之曰是可爲圃也鳩工相度薙荆榛剔瓦礫剏數  
椽於中歲庚戌十二月落成其西爲蔬圃令仵人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堯

昕夕事灌園俾菜根嘗咬且兼待剪非留客之需  
其東爲射圃暇則聽其角弓矢爲戲匪戲也習武  
備戒不虞也越明年復庀回廊以翼之題曰擷芳  
亭顏以飲露餐英署一聯云青山疊翠供詩案白  
墀連雲映筆峰固斯圃實錄至止者始知之西偏  
構一小齋爲游息處夏月薰風徐來彷彿北牕高  
致因購松槐桃李柑柚荔枝圓眼石榴蕉竹諸樹  
參差布置之復覓桂蘭菊蕙芙蓉佛桑朱槿繡毬  
茉莉金鳳鷄冠馬纓丹衆卉徧植于兩圃之旁勿  
使侵菜畦妨射侯駸駸乎日涉成趣矣又明年拓

亭前地砌露臺挹西山之朝爽睇南浦之暮雲眼  
開胸豁無復齷齪故態編竹爲籬雜移花草爛熳  
籬間數十步外再建一臺不戶不牖厥名四照又  
顏以襟帶烟雲臺下鑿池方廣三四丈許可種蓮  
可蓄魚惟主人命署聯於臺云臨池堪洗硯坐月  
待吹簫皆用吾宗玉局事卽景見志追希曩哲不  
自覺其謬妄耳池上爲橋以通往來橋側爲欄以  
便凭倚時與二三戚友過而樂之曰是可爲圃也  
或曰肄居孔道三川交會送往迎來日無寧晷兼  
之頑梗逋負拮据爲艱令有暇心以求樂乎子曰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七

否嘗讀子由超然臺記凡物苟有可觀皆有可樂  
心遊乎物之外而不囿乎物之中也余見今之爲  
令無不蹙額捫心愁懷萬種卽余之初來艱蹶倍  
常不無爲物所囿旣而翻然悟之苟心遊乎物之  
外隨地皆可以尋樂今以荒烟蔓草之區倏而亭  
臺鋪綴竹木扶踈煥然改觀日新月異自茲以逞  
其蒼鬱龍葱之勝殆有不僅於如此而已者嗟乎  
予以己酉冬十月蒞肆迄今凡四閱春秋宦海萍  
踪斯圃能如家園之長爲我有耶願後之人相與  
修之葺之勿剪勿伐庶斯圃不再淪於蕪穢地之

厚幸尤予之厚幸也

重修武當行宮記

鄭 玟

三邑之北重巒疊阜逶迤連亘距城半里許山阜  
突翠肄江環抱衆山星拱三邑形勝咸聚于是夫  
地勝者其神必靈茲山舊有武當行宮歲久將傾  
康熙乙酉三月縣佐鄭君愷吉攝邑篆捐俸修葺  
後殿工未竣而新令至以貲力不給而尼歲在丙  
戌余奉 簡命承乏茲土始至謁神見前殿門廡  
頽廢乃召住持僧一恒而告之曰廟之廢興蓋有  
時也昔之粉壁雕梁者浸至破瓦頽垣矣則今之  
破瓦頽垣何不可轉爲粉壁雕梁也余當修之而  
曷董其役僧曰唯唯乃捐俸購磚瓦椽角鳩工庀  
材不足更益以贖鏹焉經始于丙戌十月越次年  
五月而行宮告成重塑神像紫金煥發竹翠榕陰  
山環水抱廟成而地之形勝益竒夫武當爲元帝  
飛昇之地而行宮自通都大國以至遐方遠徼莫  
不皆有蓋神之靈無往而不在也無往而不在故  
無處而不祀也而三邑行宮久廢至今日煥然復  
新豈繫人力蓋神有以默相之也余旣爲之記復  
作迎神送神辭使邑人歌以祀神焉詞曰榴花舒

兮梅子黃擊鍾鼓兮吹笙簧羞蘭椒兮奠桂漿駕  
雲車兮驟鸞鳳風伯御兮雷師將靈之來兮翩翩  
入北堂 祀事孔明兮神醉飽俾我民兮咸壽考  
風雨調兮無旱潦五穀稔兮婦子保享太平兮歌  
神庥神之歸兮不可留水綠山青兮思悠悠

讀易軒記

鄭 玟

天地間不外陰陽消長而已大而天運之否泰四  
時之遞更小而人事之得喪草木之榮枯皆陰陽  
消長也則皆易也易畫自庖犧仰觀俯察陰陽奇  
耦配成八卦重之得六十有四舉上下幽明古今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七

人物靡不畢該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象孔子作  
十傳而易書大備學者窮年探索不能窺其精微  
易誠不易讀也然古之以易學名家者自漢迄宋  
代有傳人學者苟能殫心研究隨其質之高下亦  
各有所得况欲明天時驗人事遷善補過舍易曷  
由易又不可不讀也余少受易于先君子迄今年  
將半百僅竊解章句茫然無得筮仕三水衙署之  
東有舊構數楹葺而新之洞開牕櫺豁然朗朗前  
蔭蒼榕集以芙蓉修竹顏曰讀易軒公事之暇退  
休于此拂几焚香取易而快讀之恍與四聖人晤



對於一堂焉或曰子何迂之甚也談易于今日猶  
鼓瑟于齊門夫誰聽之又誰知之夫龍之潛也遯  
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余不求知于人祇欲究陰  
陽消息之端以理心淑性寓物觀化求免悔吝而  
不能得焉亦終始于學易而已矣

一適亭記

鄭 玫

書生甫入仕途錢穀刑名期會催迫弗遑啟居况  
余膺衝劇送往迎來治獄追逋更煩于他縣不得  
一日之適乃處之四年時和歲豐訟獄衰減逋賦  
清理盜弭民安頗有餘閒官署之東舊有園圃荒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七

蕪久矣命僕人芟榛莽莠花竹園中蒼松二株屈  
曲竒古如偃蓋如翻虬公事稍暇坐松陰聽濤聲  
不知身在塵寰也友人謂余曰此處宜建亭可納  
涼可坐月可賞花可飛觴余曰然乃鳩工庀材閱  
月而亭成與友人飲酒賦詩以樂之番禺彭艾庵  
先生題曰一適亭以余雖處煩劇未嘗無一適也  
雖然丈夫屈身州縣頰首簿書拘束煩苦不得舒  
展非余素志行當解組歸田逍遙于丹山碧水間  
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文法不能繩世網不能拘其  
適意可勝言耶友人曰有是哉子志之達也請書

於亭之左偏

城守營署記

鄭 玫

三水邑治建于明嘉靖五年縣令丞尉暨學博皆有衙宇而城守官署獨缺至僦民舍以居余于丙戌歲令茲土適王公澤厚奉命防守專城寬厚恤兵民余以菲材同事文武協和商榷弭盜安民之方境內稱治獨念城守無官署乃卜地于察院行署舊址建大堂後堂廊房前門照牆閱半歲而工告竣規模宏敞足壯觀瞻其瓦磚木石工匠餼廩捐俸以給不費公帑不取民錢夫三水當兩廣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書

之衝迎送供億航檣舟楫篙工解役歲需以千計悉取捐于縣令往往剜肉醫瘡又加以營建之役雖已告成而材力則竭矣董其事者三水司巡檢范郇其成之年月則康熙四十八年臘月也

修青雲路石橋記

鄭 玫

出邑城文明門東行半里許有路曰青雲涌水中阻橋以通之其建久矣每當夏潦漲溢官路低窪盡沒於水木梁率三四歲輒朽壞民咸病涉余憫於懷辛卯歲乃捐俸募民填官路加高數尺伐石爲橋謀經久計不數月工竣嘗讀國語單子聘宋

過陳見道蒹難行澤不陂川無梁而謂陳必亡葢  
雨畢除道水涸成梁二者王政之急務也今茲道  
闢橋成往來者履康莊度垂虹無褰裳濡足之艱  
則民安而吾亦安矣其取義青雲者葢黌宮臨文  
明門諸生橫經受業朝而入夕而出皆由於是期  
躋青雲而陟天衢宜居仁由義毋曠安宅舍正路  
庶不負古人命名之意否則雖致身青雲亦何益  
之有

鳳岡書院記

知縣汪鼎金

休寧人

乾隆八年癸亥秋七月三水令熊公調潮之揭陽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七

予被憲檄來署邑篆始至瞻謁

學宮華煥堅好位敘秩然應式合度退而與諸生坐  
明倫堂高明軒豁言言翼翼令人有皓月當空青  
雲入抱之思焉予曰是非前政之勤不至此迤東  
數武則見書院一區嚴密完固講堂齋舍密邇宮  
墻呶唔咕嗶不聞於俎豆之容鐘管之音真足以  
輔翼黌宮陶成俊彥時有鄉先生霍大令實主師  
席教尊道廣院舍至不能容予思拓其址而苦於  
力之不暇及每從邑士諮詢得其經始及卜遷落  
成諸始末竊喟然於成功之難而益信學之不可

以已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  
故此書院之成適際賓興彼都人士登賢書貢成  
均者五人焉他邑莫之或先謂非氣機之發有物  
焉以相之風水之交有術焉以彌之可乎鳳泉在  
側泮水在西澄之濬之固兩美其必合矣卷阿之  
章敬爲諸子誦之諸生若以予爲可與語也者因  
揖而前曰書院之成記文未備請泚筆以俟予謝  
曰是皆前政所經營者予未有一日之勞何敢掠  
諸君之美掩前政之良况有鄉先生若而人又交  
相襄也予固不文何能爲役諸生請之益堅子固  
於院中者例得附諸碑陰云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美

義祀祠記

知縣裘

尹江西人

嘗讀孟子書至養生喪死無憾未嘗不喟然嘆曰  
幽明誠一理也昔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豈惟是生有以養而死遂無以安乎人能愛  
所親以及乎人之親敬所尊以及乎人之尊則推

恩有序仁也而義以行乎其間矣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其錫類之仁推恩之義難以枚舉他如各府州屬均設養老之區無令鰥寡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則生者以遂典甚重也遞年禮享先賢外又爲之致祭無祀以安遊魂則死者以安澤至渥也猗歟休哉幽明生死可無憾矣余承

命蒞茲土見其民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亦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乎而無祀孤魂無世無之斯亦仁人之所不忍也邇者余當盛夏因公過西南稅廠聞有所謂和光寺義祀祠建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七

其傍余履其地詢知寺僧言去里許向有浮蓋小廟安置無祀木主迄今湮滅時戊子歲孟蘭醮果之便此都人士謀地議建而僧定宗將祖置寺邊餘地創建祠宇遂與耆老集請首事馮達千明占三等諸檀越董理以成衆志今寺雖未興修而義祀告竣溯厥由來余樂其上承德化而有此舉也昔范文正公設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今斯祠之建以妥四方無祀之主名其祠曰義祀其有得於范文正公之遺意乎正欲弁一言以垂不朽適達等聯來乞序余思是祠之建使萬姓木主得其所

依不特餒魄孤魂有寧宇焉已也非所謂愛所親  
以及乎人之親者耶豈所謂二本之教愛無差等  
者耶非所謂敬所尊以及乎人之尊者耶豈如浮  
屠氏陰隲之說妄希來世之因果而爲之者耶念  
爾等共成此舉其有以一過爲祠再過爲墟者耶  
吾知此都人士咸知大義既能相與以有成必能  
永垂於不朽足以仰副  
朝廷慎終追遠之化而有民德歸厚之風將見行優  
於鄉異日爲

聖天子所旁求未可知也爾等勉乎哉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士

夫

重修西南侯王廟記

知縣王

淦

江蘇人

治邑西南鎮之侯王廟神最靈顯邑之人水旱疾  
疫有求必禱禱輒應香火甲于一邑舊有迎春亭  
爲祭太皞勾芒之所予視事之冬以迎春至其地  
見廟貌傾圮因進紳士耆老而問之其言曰神漢  
之陳平也廟建宋時封號曰忠勇曰靈惠封爵曰  
太尉曰侯王神之庇祐邑人也邑人敬事罔懈顧  
厄于颶風大水遂至宇敗垣頽而久莫能出貲以  
新之者則惟頻遭儉歲故且無登高之呼爲之先  
也願丐父母一言以爲倡其必爭輸恐後予曰誠

如是乎侯越歲有秋而可乃于退考邑乘則止載  
太尉廟之名而于祀陳丞相者闕有間焉按世家  
丞相事魏王嘗爲太僕矣事項王嘗爲信武君又  
嘗拜爲都尉矣洎乎歸真主事高祖始嘗爲都尉  
使驂乘典護軍矣繼又嘗爲亞將拜護軍中尉矣  
繼又封戶牖卿剖符世世勿絕又更爲曲逆侯食  
邑千戶矣孝惠之世初爲左丞相嗣徙爲右丞相  
文帝仍徙爲左丞相矣不聞沿秦官之名封以大  
尉並封以王也其卒也諡曰獻侯不聞封以忠勇  
也豈當日士人私奉于前遂乃承訛于後歟予姑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七

不具論夫以丞相之在漢也六出奇計救難振患  
佐真龍以定鼎誅諸呂以安劉智媿留侯功亞絳  
侯聞之禮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丞  
相之廟食奕世亦固其所抑予又有疑者丞相爲  
豫之陽武人漢初趙佗竊據南粵備職外臣服嶺  
以南度丞相車轍之所不及也而廟食于茲也何  
居然予又嘗讀蘇子韓廟文云公之神在天下如  
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則以丞相之生而  
爲英獨不可爲靈于嶺外乎况今邑人之祀丞相  
者一如潮人之祀文公信之深敬之至吉凶於丞

相是占去從於丞相是卜宜丞相之聲靈赫濯惠  
民于無疆者若是則今日新丞相之廟者願亦如  
潮人之新韓廟懽趨樂輸尅日藏事庶幾廟貌以  
新神靈以妥則丞相之庇我斯民者當不獨在水  
旱疾疫間也爰允紳士耆老之請並倡捐俸金如  
左凡我民人其各爭先樂助母後

重修武廟記

知縣王宿善

山西人

前明萬歷丙午邑令陳公遷建

武帝廟於演武廳之西端未詳載邑志閱今幾二百  
年向之巍然者頽矣向之隆然者朽矣風雨不蔽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全

何以妥

神靈而將祀事有守土之責者其將誰諉歲庚戌署  
縣郎公動興修之謀迫於瓜期留金五十以爲之  
倡辛亥七月宿善權署邑篆差務旁午折腰不遑  
稍暇集同官籌畫需費千金以上爰先捐俸壹百  
五十兩諸寅好量力分捐並邑中商民舖戶及武  
管隊文吏書亟公好義咸出貲輸鏹有差紳士亦  
有聞風樂從者福緣自種不相強也度其勢可以  
興作相與構材鳩工仍其舊基重爲改革易樑易  
棟發磚發石煥然維新濶堦除七尺趨蹌得舒也



東建神醫祠從衆請也西建更衣亭昭容也夫宿善爲

帝鄉後人

帝廟在州治之西郊紅墻數仞外周九里有竒內則金碧輝煌木石壯麗寶殿九楹玉堦九尺門廡樓閣高大宏敞勢俱相稱至於僧寮香舍千有餘間誠三晉之巨觀矣是廟也局於地限於財視吾鄉百不及一然以

帝之靈爽式憑天下如日月之照臨隨處皆周但願入廟肅然致敬致誠亦足邀福於無疆曾何大小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全

之云云工起於壬子孟夏落成在中秋經營勩贊不憚勤勞典史金元潞也司出入任督課則孝廉鄧惠堯武庠錢宗琳與里民譚貴中嚴朝冠董協中輩亦均不辭辛勤共成巨功者自宜與輸助姓氏同貞諸石以勵頽風是爲記

文昌帝君廟記

知縣洪先燾

湖北人

國家文治覃敷神瀛向化今

聖天子蘿圖肇膺

詔天下郡縣秩祀

文昌帝君春秋釋奠如

至聖先師禮備哉燦爛

帝者之上儀靡不舉矣三水舊祀

帝君於鳳岡書院未立專廟堂所不能成秩祀禮又  
學宮舊制

大成殿後爲明倫堂堂後爲尊經閣而

崇聖祠乃在鳳岡書院後於規制未協予下車伊始  
瞻仰徘徊竊欲新建移修念與邑人士接見日淺  
未遑及也歲乙丑邑人士僉請建

文昌廟於尊經閣舊址并改修明倫堂爲

崇聖祠以符體制而移明倫堂於舊建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全

崇聖祠所是役也工費出於題簽鳩庀董以首事守  
土者廣爲勸捐而不事督責襄理者不辭勤瘁而  
備盡經營規模閎敞葺宇巍峩奠則五千有奇矣  
落成後蠲吉迎祀崇奠如儀諸首事屬予爲記以  
勒貞砥嘗考文昌六星躔近斗魁主司人間祿命  
而

帝君實爲其神蓋其生有自來精爽昭明不第申呂  
自嶽降傳說爲列星也邑人士虔切崇祀惟有

神之默相庶斯文之益振乎抑子竊更有進者

帝君垂訓之文以陰隲名篇於敦倫飭紀利時濟物

之道諄諄致意是推廣惟天陰隲下民之旨以扶世而立教也顧芸芸之倫必示以懲勸則又謂古人狀元之選宰相之榮與夫門建駟馬而枝折五桂者皆陰隲之應是推廣嚮福威極之旨以矻愚而訂頑也學者景行前哲爭自濯磨躡

帝君之門庭而畏其神誦

帝君之訓篇而服其教屋漏不愧文行兼修處爲鄉黨醇謹之士出爲

朝廷有用之才我知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必不期自至矣而於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全

聖天子所以尊崇

帝君媲美

至聖之至意亦庶無負於萬一也邑人士勉乎哉抑又思邑衝繁冠嶺表守土者碌碌簿書僕僕河干其於興廢舉修往往有志未逮今邑人士乃能不遺餘力擘畫兩載歲茲大工事難於創始其可不思亟謀善後乎予故備挈建移之顛末并誌守土者期望之深心而復設禁約數條如左亦願廟貌常新奕鳥千載用昭我

國家文明之治云爾至於風水形勝之說前人浚池

塘立牆垣論之綦詳神人感召之機其應如響異時人文彪炳科第蟬聯與地運適相符契亦理之自然者予素不諳形家言不敢辭費而貽誚說楮也是爲記

襟江閣記

知縣汪云任

安徽人

粵於古爲澤國南濱巨浸百川歸焉邑之肄江卽白堍江扼扶胥上游會滇漓二江同入於海前令以地當兩粵之衝臺符絡繹日不暇給江泔置行臺一區爲皇華駐節之地復捐設市肆爲官亭墟以附麗之水鄉浩衍支流錯出胥江豐湖間舟楫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六

多警民懲於盜棄而弗居惟行臺屹然孤峙供張之餘局鑰而已余以戊寅秋承乏來此樂川塗之夷曠慨墟烟之寥落爰鳩工庀材構小閣三楹於行臺之東樸其丹斲洞其軒牕以收棟雲簾雨之勝顏曰襟江誌景也閣距城約里許凡文牒之申遞役夫之支給向之踵署來請者胥于是乎應之屬友人主其事余復時時綜覈之過者稱便而津程上下百餘里間亭公弩父諗余之心乎郵政也擊櫂相聞罔敢或懈西北江估船順流下者數月來遂無肱篋之患日暮停橈酤酒相慶居民就閣

之左右編茅列肆規米鹽瑣碎之利烟火漸稠其  
漁艇之逐夕陽而來者什百爲羣爭棲泊於欄楯  
之下夜燈熒熒燦若列宿駸駸乎幾復官亭墟之  
舊矣噫閣之成爲驛傳計耳而保聚之規卽基於  
此誠余始願所不敢及也後人循而守之日新月  
盛盈寧之慶曷有旣耶落成之明年時方春和觴  
同人於斯閣悠然遐矚穆然神怡想見

國家熙洽之裁成風雨和甘之醞釀桑麻垂野颿檣  
蔽江俯瞰朝宗諸流遶崑都經浮石而南繚白紵  
青意與俱遠而余得隱囊紗帽衡流方羊幾忘其  
飲酒旣酣遂濡筆而爲之記

重修胥江 真武廟記

翰林謝蘭生

蓋聞河圖一六水居其北後天卦位坎仍居北夫  
北水之滙也氣之關也天地之水皆從此胚胎而  
吾粵水源亦自北江始北江由雄韶而下逮清遠  
挾建瓴之勢以赴三水之胥江而又下合牂牁江  
肆江以與海潮會春夏閒極海潮瀾漫至胥江而  
不復能上然則江海於此交接匪第一邑溢吭之  
衡乃全省命脉之源也其地有華山宋嘉定時建

有

真武廟額題武當行宮者是也至嘉靖五年初立縣治毀諸祠廟不在祀典者而

真武廟獨存豈不以捍大災禦大患 神實有功德於民永宜崇祀弗替耶 神之靈肇於均州太和山其後廟祀遍宇內是猶古之顓頊元冥實能司水者歟夫元武北方列宿之號也廟則北江總匯之區也以北方之宿司北方之水其靈應固宜抑全粵之地勢離卦也胥江之方位坎卦也離與坎疑不相爲用然左氏曰火水妃也又曰火水之牡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六

也洪範九疇一曰水水一行敘而五行皆敘故水克朝宗並能出內乎火况祝融之墟尺地莫不濱海 神司上流以及于委其爲闔省司命又何疑焉廟重建于康熙五年至九年及乾隆五年兩遭回祿雖已修復未極牢固距今又六十餘年衆議撤而新之凡土木磚甃必擇精良以祈永久其右序 大士廟歷年崇奉一體煥新其餘亭臺廊廡以及廟外舖舍官道亦葺其既有而補所未備始于嘉慶戊辰六月至己巳十月畢工其捐輸者自鄉人以逮省會人士莫不奔走踴躍以效厥誠而

董事諸君尤能矢慎矢公固所辦悉臻完美蓋神道之感人真如水在地中發源于一方而充滿洋溢于四海謂爲闔省之司命尙猶舉近而言之也歟是爲記

洪聖古廟記

懷集知縣范 吳邑人

天地之有岳瀆也猶帝王之有師保其殆裁成輔相者歟五岳吾知其尊矣四瀆以南爲長南瀆之神祝融司之與五岳分服而治由來尙矣我鄉三江數百年來衆於市前建廟宇一座崇奉洪聖大王家而祀之戶而祝之凡其和豐灾眚之不時雨

暘寒燠之弗若或遠或近莫不仰賴神慈有禱者應如桴鼓赫厥聲靈夫豈微哉鄉之中士者業詩書農者勤耕鑿商賈者逐末以贏餘咸神之庥焉不特此也又能爲鄉禦灾捍患前此已有明徵其保釐茲土乂安乃人宜享春秋之祭祀輪各社之送迎大張燈炮彩徹雲衢演梨園而進羽觴開笙歌而傳盛事所由迓肸蠁而昭明信者歲歲皆然昔人云功德在生民廟食千秋弗替此之謂也今聖天子率由舊章常遣大臣致祭波羅皆以爲民報功德也寧獨我鄉爲然哉蓋大神乃聰明正直者也

惟聰明也故能範圍化育而不過惟正直也故能  
宰制萬物而無私冥冥之中日監在茲莫非誘掖  
我人共臻於爲善最樂之域爲忠臣爲孝子爲悌  
弟爲義夫爲良友恪守四民常業共相和順各訓  
子孫無蕩檢踰閑而作奸犯科也則神之垂休者  
更大矣吾鄉共樂昇平也曷有已耶

盤中花石記

孝廉李應秋邑人

丙戌之春二月十二是日也天氣清和窻明几淨  
余案頭置綠瓦盤注以新水水紋漪漪一嫩綠池  
塘也水中起一石山山形甚小而三峯特峭巒巘

三水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上

矣

宛然山畔有花一枝花色鮮艷與水相照余以爲  
春和景明之卽在斯也凝眺久之旣而友人持一  
箋來索八分書余卽盤邊之水研松烟拈班管寫  
花鳥詩十首筆墨頗潔與盤中山水一色清輝余  
又謂水流花開鳶飛魚躍之卽在斯也於是乎記